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忠集卷二十九至三十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六百八 集部

文憲集卷二十九

明 宋濂 撰

辭凡三十八章

思媺人辭 有序

鄉吕成公實接中原文獻之傳公歿始餘百年而其學殆絶濂竊病之然公之所學弗畔於孔子之道者也欲學孔子當必自公始此生乎公之鄉者所宜深省也嗟夫公骨雖朽公所著之書猶存古之君子有曠百世

而相感者況與公相去又如此之甚近乎聞而知之盖必有其人矣托物引類作思孅人辭辭曰

惟孅人之惜嫿兮賦姱質於自然修蛾覕而凝黛兮睊目轉以成聯妥鬌鬋髮而如雲兮靨輔巧以承權纖腰秀頸若鮮甲兮容都曼而體便娟寶璐縈而右繞兮桂徽隋以半偏懸明月以綴佩兮錯木難而傅冠向瑶臺而微步兮意憺靜以貞閒宓妃之倫折芳馨以相遺兮復溶與乎江干勢翩翩其褰舉兮若游龍之在淵胡人間

不可以久留兮遂淩步乎高寒馮道紀以為御兮鍊天和而為飧徑馹馭於陽隂兮時上下乎星辰歎予生之何晚兮不一覿於芳儀念姱嫭之鮮雙兮遡廻飈而曽思歔欷愁悴而委情兮氣涫灊以如炊道苟可以遥之兮視萬里猶門墀登嶇嶔而騁望兮正晨旭之蒼涼氣𧭿豁而闓闢兮莽山川之縱横樹輪盤糾而柴㢋兮蘋艸藿靡以相望豐狐思羣而永嘷兮交鷮慕類以徐翔企精爽之不徠兮空雲龍之將將蹇侘傺而望絶兮燿靈

眢其西藏降崇丘而臨曠野兮循故轍以東歸向闌楯而徙倚兮境外嬰而愁内滋新蟾皎以出天兮想纖美之曲眉繁星爛而成文兮懐繡帔之陸離蒼灝霩落而無滓兮思玉體之弗緇拂蘭袖而起步兮復經緯乎穴庭苦鴻鴈之𩀌𩀌兮獸羽蟲之䖀䖀撼戶樸以悲惻兮惕厭容而弗自勝轉曲牖而入堂壇兮泮獨坐對乎華鐙鐙影揺曳如鳥禮兮象中心之靡寧寒尨狺狺而競吠兮耳怳聞於跫音疾倒屣以啟闔兮颷鬪薄於楛岑

縹綿綿而莫抒兮托幽寄於瑶琴琴聲咽而思深兮類孤鶴之鳴陰更冢嘆以將闌兮斗杓旋而向東舒枕衾而就榻兮期夢寐以潜通精氣注以弗釋兮橋有物而衡中息纚纚以方微兮魂翕翕而上征造旬始而謁太儀兮羣靈繽其若蘩氛旄溶以隨猋兮鳳旍沛而嬰空馭象車而秉虬節兮鞭列鈌以斥豐隆豹𧈅熊幡聿皇以奮兮樛流紆譎欝以相蒙左搞右衛動以綳𦄔兮倏胂倩浰雲滃而雷春田穴幡纚泊以卅歙兮吸噑瀟䘁

譪以蒙鴻穋眇眇以前邁兮翩紛紛而弗止莽冥冥以
無垠兮勢皇皇而披靡超氛埃而淑郵兮竟按轡乎朱
陵長麗舉躅以向日兮有赫赩之華文揚芒熛以上猋
兮粲重離之丹門炫赤玉之寶章兮列八龍之威神欻
東趍於蒼極兮青瑂紛其並迎羣神衎衎以方饗兮奏
靈和之鳳笙四酎芬而湅歆兮暈玉色而帶頳旵素威
以升皓宮兮盼四極之浮浮蕁汷顧余而破顔兮錫鏤
瓊之華鉤謂貞白以自守兮合左契於伊周折寒門而

燭玄冥兮朔颸颯以吹衣有夫玄巾而擐甲兮握靈它
以為驅重陰沍而未啓兮肅玄氛之幽幽四方非不可
居兮悵所思之莫余都馳兩轂如飛丸兮又滔滔而遐
逝靈氛告余以吉故兮子何為兮獨悲若彼中天之有
居兮隔人世之風雨吾將導子之一至兮庶弗愆於恒
素怊忽荒以從之兮駕剛飈以徑度胷光炎之炘炘兮
緋纚鬱決而不可正視瑚覍彤楹屹以上起兮瀏濫弘
惝雲譎而波詭連卷欐佹杳以軋芴兮嵗魁幼眇矗以

高峙中洞房之汋穆兮乃嬍人之攸居使昦姬為予通訊兮儼再拜乎堂垂胥朱扉之洞開兮移玉趾之委蛇珠明玉潔不足以為喻兮光照耀乎東西吐芳辭以若蘭兮意勤勤而告余曰皇降靈兮貽質弗沫毋染爾穢兮脉厥施紉葯襦兮曳萑祢結蕙纕兮張椒幃勺桂漿兮囌蓀糜索胡繩兮畦揭車集衆芳以遠蒸兮羌郁郁而斐斐余俯首而敬聽兮書罩紳以自規海色動而報曙兮陶去幽而開寤雖嘉辭之盈耳兮邈若人其何處

遂捫膺以沉思兮顒獨處而繚戾也誠因言以會心兮將神交於千載也亘天地而無初終兮惟我民之秉彝道弘敷於上下兮必有人而繫之往者固不可作兮幸方冊之昭如日參驗於厥躬兮若面命而耳提跛鼈之媻姍兮固難齊於六驥能孳孳而弗怠兮亦千里之可至余雖質羸而力單兮敢不沾沾而奮厲帶鉤矩而佩衡兮撤蔀蒙而祛罻期有形以必踐兮始俯仰而無媿縱不得熾人以與之游兮又何異同功而並世予既為此辭甞

錄一通寄王子克子克蓋有志同予學呂
者書以識之庸俟異日各考其學之成也

青山辭

青山雀雀白雲溶溶我疑其中仙人所宮風馬雲輿霓
旌羽幢游行太空翩然相從望而不見使我心冲我本
金華牧羊之童口誦蘂笈有聲如鍾震撼岩壑無礙不
通謫居下土黃塵濛濛五色之文布滿西東秋高露清
陟彼危峰呼吸元氣精神內融嘯傲萬物後天而終

雲中辭有序

黄巖有竒士曰許君弼其字廷輔治周易燁然以文名
會天下紛擾輒被鐵衣操虵矛集兵以禦寇尤能挽强
命中衆初弗信君設正鵠一百八十步外挾弓矢以往
轟然一發輒中之乃皆歎服由是多驅馳戎馬間及天
兵取台州四方次第平大興文治建科目以取士君慨
然曰聖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起應書鄉闈遂取浙
江第二名君文解去通判沔陽府劇煩劇如庖丁解牛
恢恢乎投刃而有餘地已而復慨然曰予家之東有委

羽山其高摩天委羽之下又有桃山焉羣峯相與回環日未出常有雲氣起其間縹緲輕盈如嬰羅綿籠罩崖谷如翔如舞絶可愛玩有時下覆櫩宇覺此身飄然在雲之中恍欲逐黄鶴仙人吹簫而往來也第以君恩未報不敢決去他時髮種種當掛冠而歸與雲為朋姑以雲中生自號盖以表其志云夫雲之為物出乎太虛欻然而有忽然而無其變幻有不可測者當長空晴妍紆徐其輿結而為祥爲散而為綺霞其文采郁如也及其

黤黮鬱勃鞭馬長驅雷電為之恍惚而甘霖注焉嗚呼雲哉何其有類於君也然非雲之類君實君有取於雲也樂繁華者贈芍藥以相娛務高潔者貯秋菊以為糧物何嘗有心而人自强同之爾予方與君談雲中之趣君忽昂然而來顧予言曰弼知誦子之文久矣盍為賦雲中辭乎予聞君襟韻灑落得喪一歸於天故其顔四時無憂色其號為雲中也亦官為之辭曰

委羽之山兮雲薄之勢輪囷兮復嵾嵯膚寸而合兮既

合而復離不崇朝兮雨渺瀰渺瀰兮雲之歸玄功泯泯兮邈難知嗟爾雲中之人兮胡不爾思或出兮或處兮恒與雲以相期

恊晨中寥辭 有序

鬼谷仙人畫列禦寇御風圖以獻其師四十二代天師真人真人號冲虛子而唐封禦寇之號實曰冲虛比其圖之所以作歟濂竊觀之髯松奮張有風泠泠然起於其中霞光發舒閃鑠無定禦寇方乘飈閒旋龍裳鸞帶

凌亂不可止遥見神仙隱起大瀛海上旭日一點如火海濤噴薄迎之濺沫而舞珠景物遼敻令人情塵銷寂直超鴻濛間嗚呼仙人之畫竒絶矣盖以娩真人非果在於禦寇也真人或飛肺上謁太清排空馭氣靡所不之將真人之似禦寇乎抑禦寇之同真人乎是未可知也滙因造恊晨中寥辭一篇真人或咏於淵精之區九都衆直當有彈八瓊太璈来和之者庶幾後天而終可以凋三光者乎至若禦寇寓言旬有五日而後反者微

旨已備見其書茲可畧云辭曰

帝青洞真陽太飈恒欝敷凝神歘上征行與灝氣俱飛輪入溟涬九光開翠莾腰佩白琥囊吻薦紫琳朠曲龍有文人持節下明都授以八辰秘攝御萬象初陟彼方文臺大招許瓊腪廓落黃演炁陽堂明梵樞開明戊巳功玄契曲晨機羲娥俯倒景流光駐熈夷靈闕動千載視之若斯須稽首方諸君同餐燕胎芝請授長生籙萬劫以為期闕

予老矣諸書皆失此卷雖久留齋中不克題今日退

朝稍早逍遥禁林凉颸飄飄然吹衣神情爽朗若憑虛而行歌天上遂濡毫賦此他日煉丹仙華山九轉成功當與沖虛神游八極握手一笑何翅三千年也

碧崕亭辭并序

瀌與太常卿魏觀先生游甚久知其為孝敬之人也先生間甞来謂瀌曰予家鄂之蒲圻蒲圻有山曰蒲首焉巉然而起如雲蒨翠嶷蕩摩空濛間對峙雙石楹直上如笋中敞碧崕千尋嘉卉靈草雜被之紛紅駭緑儼如

圖畫中我先人愛玩而不忘曰支笻步其下或濯纓澗底或味詩坐盤石上或望雲出沒崖谷悠然而忘返遂因以碧崖自號時移事遷層崕絶壁雖蒼然不改於舊而先人則追逐羣仙於風馬雲輿中弗能一見之予每過其下不覺潸然出涕故於宦游所至揭碧崕之名於楣間所以志之志之所以思夫親也雖然名之固寓也而言之則尤寓也曷若親履其地而求先人之遺跡乎當今聖人在上方以孝治天下他日幸遂歸田之請築

亭山麓仍以碧嵯名之當風日清美與二三子游其間
指而言曰彼清泉瀏瀏而斜出者此先人濯纓之處也
磐石纍纍而可坐者此先人咏詩之地也崖谷沉沉靈
氣之宣通者此先人望雲出沒之所也一俯一仰無非
精神之參會非惟慰其遐思抑將藉是以勵夫所學期
克肖乎先人予雖耄矣此心不敢忘子幸為辭刻諸亭
上何如瀛曰傳有之舜食則見堯於羮坐則見堯於牆
古之上聖猶若斯況下於此者乎人子之於親遇事觸

物無有不可感勵者況親之昔日所游歷者乎斯亭之建當與甄氏思亭並稱其視崇臺芳榭以騁游觀之娛者果何如也若先生者豈不為孝敬之人哉先生字杞山觀其名也學問富而德行修踐揚中外其善政蓋章章云辭曰

崖之雲兮英英其升崖之木兮欣欣其榮悵仙人兮何之飇風薄而上征豈降精而委祉兮發為休徵三秀之茁兮膏露之凝渺長思於無窮兮視一息於千齡金可

銷而石可泐兮又焉能與吾之精誠

著存軒辭并序

瑞安裴中季和以學行推舉典簿成均扁其軒居曰著存不忘乎親也御史中丞劉君伯温嘗為賦詩以寫其情予復師伯温之意演為琴操三解使季和援琴而鼓之琴悲而不成聲聲信不能成也嗚呼孝子之思親果有終極否乎其辭曰

人孰無親兮我視歸于黄土六合之間兮莫過我最苦

風獵獵兮成音雲族興兮晝陰我親何在兮涕泗霑襟我親雖死兮我心不死開目則見兮威儀孔邇何俟當祭兮始如見之彼蒼者天兮悠悠我思求親冥茫兮曷求於身我身即親兮一體之分戰兢保持兮厥德維新毫髮不敢忽兮懼傷乎親上慎旃哉兮此謂著存

孤憤辭　并序

中州人士有無罪而被廢斥者識與不識咸寃之瀌因

本其志為著孤憤之辭使世之用法不慎者讀焉其或知所懼也夫辭曰

哀予生之匪淑兮耿欝紆其誰語恐此心之難白兮假微詞以自吐曩有志乎學古兮指前修以作則非秋蘭奚敢紉兮非申椒吾焉食仗所履之正直兮謂無施而不可悲世塗之嶮巇兮胥獨中玆危禍胡萋斐之小文兮竟成之於貝錦剛指方以為圓兮揆人情為已甚伊翩翩之公子兮余素得而友之握手以示肺肝兮若斷

金而弗疑何中心之多變兮一旋踵而弗予識既擠予於坑穽兮復彎弓而下石汝面目之無怍兮曾何謀之弗深縱禍予其曷傷兮吾懼戕汝之良心覩日月之光昭兮聞雷霆之隱眈予固不足畏兮汝寧不畏于天天道微而難索兮斯焉足以責汝彼黄鳥之嚶嚶兮猶求友而弗止將七尺之美軀兮乃一禽之不如予固約結而罔措兮又為汝而歔欷嗟受命之偃蹇兮豈獨汝之為尤蛟龍鬭於深淵兮寧無損於鰌鰍汝雖不我陷兮予

安往而逃囚唯飲泣而無所訴兮傷予罪之不當蒼天之至明兮獨不鑑我之幽枉叶於良切皎皎之白璧兮僉呰其為燕石也纖纖之素縞兮反謂其如玄漆也欲力詆以深文兮其奚患於無辭咎繇之不吾出兮眼有淚而誰知誓剖心以自明兮念父母之所遺苟雉經於溝瀆兮慮君子之見嗤夜漫漫而不旦兮悲風颯其四來秋蟲響於空堦兮似助予之悲哀六合之至廣兮寘一身而無所䰟怳怳若有忘兮雖生存而如死昔公冶之所

遭兮夫何有於不仁在縲絏而非罪兮亦魯叟之所稱果自反而弗疚兮縱遇辱其如榮浮雲過而日潔兮春冰釋而水清外累不足以為懼兮懼吾德之未明意欣欣以超絕兮振冠纓而起行取瑤琴以彈之兮有和衎之新聲樂天命以自度兮究年歲而不再更

李都尉字辭 有序

皇上即位之九年以順德公主下嫁於太師李韓公之子駙馬都尉祺初祺小字為總至是詔曰其易以美名

翰林諸臣乃定今名以進且字之曰子祺既而子祺請曰祺之名實定於先生祺於先生少嘗受業有師弟子義將何以教之余惟一代之興必有元勲厚徳之人出於其間始則佐帷幄决勝負終則坐廟堂而賛治化成大功而享榮名為國家之柱石係天下之重輕若漢之蕭鄧侯宋之趙韓王皆若是矣至於連姻帝室若今太師則未之有也今太師極人臣之尊為上公之貴而都尉子祺獨能好學慎行敦厚下人發為篇章動有意

趣是可謂富貴而好禮又難能也祺之為義為祥為吉
子祺固有以致之矣為字實宜雖然尚父有云敬勝怠
者吉此守位之事也敢以為勉焉辭曰
氣合運凝天地載清君聖臣明以階治平惟臣謂誰實
時元老運籌建略致天之討四方既帖乃戢干戈執政
廟堂如漢蕭何匪惟執政胙以大國丹書金劵俾首百
辟爵則崇侯職則太師左右天子以鎮四夷四夷既安君
臣交歡上降下承煥乎榮觀彬彬都尉大寵是膺太師之

子天子之甥際兹風雲依彼日月侃侃都尉不自矜伐
文駟錦衣其儀既都出入金門不敢笑譁蹻蹻公子交
趨競諸都尉昂昂屹如山嶽斯時之人以恩為祥祥則
既多惟敬乃將都尉之名曰祺是命何以承之告爾克
敬庶民不敬且瀆乃家況兹世臣不敬謂何凡人有身
咸有嗜欲敬以攝之形莊氣肅自身而推孝親尊君動無
弗敬乃有譽聞敬勝者吉古有弘訓敬以承祺萬福咸
順爾克敬矣罔弗盛矣爾之祺矣罔爾違矣太師之勛

山崇川長敬哉勿忘以繼耿光

馮擇善都督字辭并序

自昔帝王啓跡之地天必儲精聚靈使英雄謀略之士生乎其間以備其驅策而佐其設施及大業既定爵號之隆冠于當世褒寵之澤流于子孫若漢唐之豐沛晉陽君臣同休盖蔚乎其盛矣今上皇帝龍飛江淮光啓神祚于時文武才俊鷹揚虎躍或秉鉞出征或執筆帷幄率多江淮之人論功剖符公國侯郡者以數十計若

郢國馮公其一也郢公定遠人初從上為帳前總制親軍都指揮使立功草昧時不幸早卒及上即位追爵為公命其子誠侍青宮執業讀書及誠既冠三擢遂僉大都督府事而誠之季父初襲郢公職累建大勲亦啓封宋國一門二公誠又位在樞府敏事慎職為上信任天下榮之誠篤好問學能為詩章以嘗受學于予間来請曰誠之字曰擇善未達其義願有以教之乃為之辭曰江淮之間真王生焉乘風附雲實惟英賢侃侃郢公熊

虎之姿大劍良弓指麾義師孰與其才不賦以壽騏驥
萬里僨于中道壽雖不延有弟克膺有子克承以宏厥
聲烈烈宋公爲郢公弟惟都督誠又克爲子爲他人子
名實易稱保國承家厥惟難能上則天君下有衆庶苟
弗以誠曷以宅位惟誠之德貫通于天何感弗應何欝
弗宣天以至誠庶物乃育三光無衍四序靡瀆苟或不
誠宜暑而寒火其怨嗟歲功斯瘝况我伊人不誠其可
矧爾世臣爵禄是荷爾或不誠民胥爾尤誠而無擇爲

僻為謬古訓孔多維人攸踐我將曷從維擇其善惟忠與孝則允蹈之維悖維惡絶而弗為蹈之匪艱服以悠久木升川增山立海受既擇衆善乃立爾誠乃保厥家乃篤鴻慶以之事君為臣之良以之立身為邦之光匪光于邦丕爾先人郢公有子聖主有臣

張孟兼字辭 并序

國子録張君生於歲戊寅正月六日以歷推之是月九日始入春則中氣猶居丁丑年之冬其大父府君因以

丁命名張君既長聞人先生字曰孟兼兼者何謂臨二
歳之中也夫丁在十幹為火戊則土也火為文明之侯
非不燄然有光必變而為土然後生物之功遂張君以
辭童名世今將刋其華而食其實乎雖然丁離象也戊
坤象也離上而坤下於卦為晉彖有之明出地上順而
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張君又將自此而升乎方今大
明御世治具畢舉張君盍昭其明德發為人文以黼黻
王度物有不資其成者乎是則兼之之義已或謂殷人

尚質多以十幹名其與府君之意則夐然殊也張君浦陽人有學行與瀛為同門朋辭曰

戊為子丁為父火得為土百物之所祖能兼之道為伍

趙廣字辭 并序

浦汭趙志道氏衣冠之望族也有子曰廣来求予為之字予謂廣之文從广從黄广則因厂為屋象對剌高屋之形而廣則諧聲也許慎以屋之大者為廣實有容受之義焉請以子容字之何如志道曰善矣乃為之辭曰

人之隘也爾則廣之人之拒也爾則容之惟廣惟容吾將見爾德之豐

鄭仲昭字辭 并序

詩云倬彼雲漢昭回于天說者謂雲漢天河也夜晴則天河明其光隨天而轉也雲漢然矣揆於心之靈明其有弗同者乎予友浦汭鄭君以漢為名內翰柳先生字之曰仲昭間来徵予言予聞制字必有祝於是稽諸詩義而補之以辭辭曰

五禮攸建冠為之先備物祗事無一或僭筮期宿賓列
器布筵弁開皮爵裳錯黄玄組纓屬缺緌韐用延尊甒
有禁柶觶斯甄離肺兊昂乾胏賓邊嘉爵既祭工祝乃
傳造字命辭厥義則宣維天有漢灝氣成川衡角奠軫
貫乎宿躔夜翳既歛若練在縣隨時運行素色連娟徵
諸人心同此皦鮮森列萬象徧燭八埏出王游衍與天
周旋有嶶鄭君世胄蟬聯十世同煬義聞四傳君賓纉
之僉曰象賢圖之田之家政爾肩泰之昭之先緒愈綿

惟廉則礪惟温則瑄處乎正中有赫其平漢名昭字佩服允堅一理是循顧諟匪偏相彼先民日夕乾乾一事或悖六鑿相挺君宜自勗弗懈益虔器服有銘在古則然敢補祝辭以代韋弦

黄瑄字辭

宣之為文上從一而下從二從囬乃取風囬轉以宣通陰陽之義尋復借為布為緩為明為徧不一而足若加之以玉則又為瑄盖玉則象形宣則諧聲也爾雅云璧

入六寸謂之瑄漢代郊祀則有司奉瑄玉而瑄又通作宣然則瑄玉者亦玉中之最貴者歟先師黄文獻公之嫡孫名瑄瀌因字之曰伯宣且勗之曰天地之閒貴者為玉賤者為石石譬則小人玉譬則君子也爾瑄出自瓊瑶之林人固曰此玉也非石也玉則玉矣曷益之以礱琢之功乎不然則玉徒玉爾器云乎哉雖然器幸成矣復局滯於一而未能無施而不當也瑄乎瑄乎其用是而自勗乎嗚呼文獻公藏器于身出而薦諸郊廟非

特器而已也有如辟羨起度凡諸玉之用規矩皆自其中出爾瑄慎勿愧之瑄乎瑄乎其用是而自最乎漁老門人也故於瑄不敢褒而敢箴系之以誦曰

璧大爲瑄孕諸石孚尹夜氣吐秋魄薦郊奠廟神鬼格其儀夐出犧與帛嬎義配名到幽賾爾性爾繕靡朝夕予言服膺宜無斁

臧士幾字辭并序

臧君哲字曰文濬宻人也以儀曹屬時詔爲司隷然其

為人秀頴而嗜學賢士大夫愛之頗謂其名若字皆盛德事殊非所以自稱盍更之君来請於予予摘程子哲人知幾之義字曰士幾幾者善惡之發榮辱之主也可不慎歟慎之如何曰誠而已矣作字辭辭曰

心神變化乘氣機弩牙既幹鈞石隨或黒或白迺異歧君子防之樹城碑嚴以金鼔列旌旗百體從令志則熈尚慎旃哉無殆而

黄仁淵静字辭有序

建安才俊士曰黄生名汶仁負超羣之資朝出受易於部使者陳孟龍至莫抵舍復質所疑於仲父居德亦竒男子年十六時中私試高等諸老生不中譁于庭居德因請面試上官前譁者執筆不能下面頸發赤以出以故生内外皆得師學之日進如水湧雲集洪武辛亥秋有司賢之以生名上福建行中書試藝棘圍八府之士充貢者二百而司文衡者又前進士林以順吳尚志郭麟江惟志也取舍甚嚴或懼不獲在兹選及榜出三十人

中而生名居其四遂為易經諸義之冠生之年始弱齡
耳明年會試南宮銓曹急於用才不俟再試擢奉常贊
禮郎階入八品有職之士無不為生榮雖余亦愛生甚
時以問學𢙢之生因執經從余學閒拱手而言曰仁初
名文仁有司援例以文犯固西伯之謚加水於其左及
解名上中書吏以白右丞相汪公公曰仁之義甚弘無
所不包其可冠以汶字乎宜去之先達因取魯論仁者
靜之言字以淵靜願先生詳發其義嗚呼考亭朱子釋

此至矣余何以言為雖然不可無以答生之意生之賦資固超羣而求仁之方不可不力也為序其事而申之以辭曰

仁體凝重屹弗遷振古雄峙如山然生意周流踵至顛一息有虧用則愆爾生心澄靜若淵萬象森列具不偏返觀沖漠無後先其機或動矢發絃雲行雨施出自天神功不宰超虛玄全體大用昭以宣上師周孔下淵騫縱不及聖肯下賢流光不駐若電煽生其夙夜加勉旃

張肎字辭 并序

古者冠而字敬其名也三加之後必為字辭以祝之或稽於經或據於史凡可以繕性褆身者無不可也由此觀之非惟敬其名抑且以敬其身能敬其身則成人之道具矣姑蘇張君芸已敦實有學之士也嘗名其子曰肎又以繼孟字之蓋取書大誥之義也雖加冠於首而未有為之辭者請余補之余雖弗獲從大賓之後與聞醮醴之事然與芸已友也輒陳所見而告之其辭曰

冠禮之重為敬其名茍非其人禮弗虚行伊張氏子世傳以經名子曰青厥義則宏吾為爾陳聳耳而聽有法於先爾基爾楹有菑于前爾播爾營勿違厥時必將必迎勿闕其成載厲載興兹為善繼父事是繩前者有作後或匪承此謂悖則溺於淪冥規既我蹈矩復我程此謂順德令譽日增二塗之間美惡所形擇善固執弗撓而傾况爾秀穎如稼之青翹然獨異如木之榮棟梁斯任倉囷載盈上慎旃哉學惟烝烝余言止矣爾其服膺

王宗器字辭 并序

王生璉字宗器其先太原人今家濟南之長山器局沉凝而學問精密洪武五年以易經舉進士山東名列第三既上南宫未試皇上名見便殿親命題賦詩詩成稱旨擢史館編修賜以冠服選入禁中文華堂肄業詔翰林老臣為師同時而進者凡十又七人車駕時臨策勵之且取其文品評其優劣日命光禄寺給膳羞酒漿每當食青宫暨親王迭為之主而璉等侍飯於左右冬夏

賜衣各一襲復有白金弓矢鞍馬之頒蓋不一而足近
又使璉攝御史廉察河南追歸奏對益稱旨上悅謂近
臣曰文華堂諸生如璉等者皆朕異日將相材也其期
望之重如此璉嘗從余學故来以字辭為請予因序璉
遭逢之盛於首而著命名制字之義於辭璉能聽之必
上不負於國恩下不負於所學矣辭曰
宗廟之器貴盛實殊夏有四璉殷稱六瑚周云八簋異
名同符其貴斯何珠玉為飾其重斯何盛以黍稷嚴奉

明禋神鬼是格惟端木氏才堪三卿文章外見以言語稱汝器見許載諸聖經今生既長局度純亮發為辭章大河奔放器字踕名父師所望出逢盛治講學禁中天日照臨以煦以融以達其衷用廓其蒙學之茂矣川之流矣材之秀矣木之備矣蚤夜孜孜唯道是求矣豸冠巍峩廵行洛河貪夫夜逃良士笑歌君子之為君子之多學無止功非晝斯善辟彼行塗足不留跬百里至千所見逾遠志安於近行局一偏筮罔為鏞豆難充籩規

模甲狹世則病旃德藏于身動無不被厥用能周由體
斯具生尚最馬庶幾不器

王生致速冠字祝辭并序

虎林王生其幼也父命之名曰驥及年寖長加元服于首
大賔字之曰致遠盖取梁徐勉所謂人中騏驥必致千
里之言也按説文驥千里馬也孫陽所相者其字從馬
冀則諧聲夫千里馬不常有以謂世之奇才亦未嘗數
見也以生名若字觀之則父師所期望者不亦深且長

哉予雖不及與聞三加酌醴敢抽蕪思而弘敷其義生宜聽之毋忽其辭曰

古者體物取義孔殷麟紀其瑞鳳揚其文表厥茂實載敷清芬其一惟馬之族本非一類八尺為龍千里曰驥因生有别挺材見異其二伊驥斯何墮地不毛虎文彪炳龍骨陂陀天機趫騰絶塵飲河其三當其奮飛神行電逝若滅若没一日千里晨燕晡越視同游戲其四誰其似之渥注之姿肉角飛黄逸氣纖離天閑翱翔玉臺裴回其五奚

宫善馴是湶是拂秣以美薦飫以香粒筐惡屋溲虞無弗及其六物尚有兹人胡不如天賦權奇孰不自攄口噴紅光長鳴九衢其七豈無王良俾其振迅未必鹽車能厄神駿三羸五駑過者誰問其八生游藝府逸思超羣翦水為神製霞作文亦既應書名達帝宸其九侍禁藩王出入禁宫袍時頒太官致餼寵賚之隆揆古無愧其十以利天下易經有辭取譬奔踶漢詔以之任重道遠生寧弗思其十一曷以思之朝夕兢惕匪力足矜所稱惟德予言非誣

勗之無斁其十二

宋惟善字辭 并序

宋氏自京兆遷汴又自汴分遷吳興虎林虎林有名善字惟善者實承其後吳興則再遷金華而予之遠裔也予與惟善為同宗予侍講禁林日惟善以學行貢諸朝皇上親擢為給事中朝夕在帝左右時被顧問恩寵有加焉已而兼靖江王府録事擢監察御史改知濟寧府未上陞參山東承宣布政司政事予與惟善為同朝瀕

行惟善來言曰善以字辭為請已二年矣叔公文墨之冗日弗暇治因未敢累執事今將有遠行叔父寧終靳一辭乎予笑曰惟善通書工辭章經緯叅伍爛然成文持節行州縣彰善癉惡又愜乎物情是文學政事舉勝於人縱予有言將何有裨於惟善乎惟善請之益力予不能牢讓因稽其命名制字之義綴之以辭辭曰

陰陽迭運道寓其中繼之者善性成乎躬其善伊何

化育之妙陽行陰具萬理樞要是曰天道體用弗遺式
昭化源用樹學基有倬君子夙著徽美內功既加外聞
益修積久發弘上簡帝衷峻爵穹官日致顯融君恩如
天無不覆燾昧昧思之非忠莫報往佐方嶽審其政機
大見設施春煦秋威孰滯盡疏孰蠹盡剪孰才盡登自
邇及遠此非外鑠實善之推成已成人庶其在茲我著
我辭徽厥名字揭諸座隅以示籤史

補張馮加冠字辭 有序

瑞安張生馮宋金部郎中聲道諸孫也以文學薦於朝擢奉常賛禮郎奉常所典祀天神饗人鬼祭地祇之禮其責任為甚重馮能周施佐助而無越禮愆度君子稱之馮當冠時大賔字之曰子翼而未有造祝辭者逓來監祀廣西行中書省叅知政事黄君子邕嘗為推說字義而序之馮事予頗謹間復以祝辭為請予按士冠禮載其三加之辭甚具辭古也而字說則今也予雖不敏弗能從大賔與閩制字之義馮之意雖固拒也遂黽勉

以補其辭辭曰

冠而有字為敬其名曷為敬之期學之凝學將焉施莫重夫祭大嘏之受因神所致孰有賢行慎擇為尸豫撰厥凡庶堪馮依豈惟佐食宿有命戒皇尸戾止益虔弗懈偘偘工祝左承右趍既賛道之復扶助之馮之謂何如神斯據翼之謂何如鳥展翅百靈繽紛儼乎若臨洞徹上下精白一心詩咏卷阿歸于孝德放諸四海準是為則爾職賛禮陟降廟郊周折圓方弗僭絲毛非志之

醇疇能及此宜勵其功慎終如始自此而推泉達火然孝親忠君其道一原内涵外充壹循乎敬大本既敦末罔不正爾有長才發軔在兹何遠弗屆何福弗宜探名索字孳孳不已賢亦何人希之則是

鄭氏三子加冠命字祝辭 有序

浦陽孝義之門曰鄭氏其十世之長仲德甫筮得柔日宿余為賔將冠其從子木杲果余親與之周旋降升以成三加之禮於是稽名定義製字命之夫平土有叢為

林因字木曰叔林日在木上爲杲因字杲曰叔昇丈夫
致果爲毅因字果曰叔毅命已遂通祝之以辭辭曰
三加三醮既備禮儀聪告爾字各宜聽之木從地生含
和茹滋孤撑非貴叢生乃奇蔚若鄧林陰陽蔽虧欲構
清廟掄材實宜毋學樗櫟擁腫離疏爲世鄙賤工師莫
窺木其㬎哉夙夜克治杲杲出日新陽則微及昇扶桑
其光陸離婉諸靈扃皦然弗緇羣昏既歛洞察毫絲毋
若小夫中霄而趨擿埴索塗陷於洿痺杲尚㬎哉賢哲

自期人之立志樹德為基唯果而毅篤行不疑譬之大將建以鼓旗奮矛争先矯亢欲飛毋習巽懦如腊如韋闇過罔悛婾娿委蛇果尚勗哉振厲有為爾三子者昧昧以思彼蒼者天體物無遺或出或入靡不爾隨尚滌爾心一髪不私履善蹈道君子之歸苟務口耳言從行違奚翅犢禽安於鬚眉世之恒流父子異炊脫有不善衆方見嗤况爾族門十葉聚居名播寰宇彤筆所書尤當戰惕若臨險戲遵厥祖武全其秉彛羣翔于堂東塤

西篪獨行於庭左矩右規庶幾無愧七尺之軀予年耄矣百艱備罹涉事旣廣理能真知諄諄爾誨辭肯貢諛請書座右視如嚴師

鄭柏加冠祝辭 有序

浦陽江上有旌義之家曰鄭氏其子姓多從余游有名湇者執經爲最久近又携其子柏請曰柏加巾時賔字之曰叔端而祝辭尚闕願先生追補之余聞記禮之家以竹箭有筠松柏有心居天下之大端故貫四時而不

改柯易葉盖喻人之得禮則内諧而外無怨旨哉言乎令柏之門内外邕穆且十葉聚食矣非禮有以管攝之惡免無乖盭哉夫端者本也釋者謂四物最得氣之本用此而不變傷以端為字配名實宜於是申之以辭辭曰

齊家之道人情為田修禮以耕耒耜用宣㙡其蕪穢灌以淵泉時功既施遲彼有年逮其大備食之肥鮮稽類取譬栢號最堅曁于松筠同得氣原青貫四時柯葼葉

芊外柔内澤本固末綿我挈其綱物莫敢先藉禮為政孰謂不然民則底定天和斯全釋回增美植正斥偏情通上下曾無間言揆諸稼事理不少愆爾生鄭柏紳緌蟬聯由禮達義世己十傳煦然春温嘉生縈駢旌書煒煌降自九天爾生已冠學維箋箋朱壓漆鬒玉潔珠圓元賔加布三祝于筵取端配名㫮爾致虔當為𢀶曰與欝𡇈旋勿隨鮮葩衒竒競妍此謂敦本確執弗遷循名責實夙夜乾乾祝辭止斯爾其勉旃

補臨川危安子定加冠祝辭 有序

冠者責成人之道其禮自天子至于諸侯卿大夫士各有隆殺之節儀文雖已失傳唯士冠禮獨存告廟筮期宿賓命贊弁有皮爵之等裳有黃玄之錯器有尊甒柶觶之用舄有乾胏離肺之實三加而彌尊制字以敬名其為禮甚嚴矣夫何故事親從兄忠君敬長之行望其有所成也古昔盛時以冠為諸禮之首者其職此之由歟自冠禮久廢風頹俗靡冥然夜行如擿埴而索塗君

子未嘗不為之永嘅也臨川危生安清敏好脩為文辭亦整緻可觀嘗從郡諸生肄業成均學士大夫多延譽之其師曽先生旦初為字曰子定来謁禁林求予為之說予謂字之有說說文解字備述之矣何假人言哉然三加成禮之後既命之字必造辭以祝之是猶可為也於是歴序冠禮之嚴定字代名者為甚重繼掇大學知止之義而申之以辭生慎聽之其將躋君子之域矣乎其辭曰

人之初生父命其名弱齡攸屆乃以字稱此非彌文實厚彝經四行之責用底于成其一爾生名安以定為字稽諸聖經敷列其義必先知止始奠厥志射有正鵠直趨而遂其二方其未定逐物而摇紛紜舛戾水湧風飄及既定只類鑒孔照事至則應順而不膠其三曷為致斯因靜之故靜為動基理罔弗具辟地博厚發育萬彙區萌畢達隨風而布其四靜主乎內靈扃廓然靡隱靡顯隨寓而安天光昭煥人滓將刋漸獲所止斯不為難其五惟古之

學明體適用出輔邦家瑞若麟鳳逮求後世範藻是弄
誇多闘靡有如聚訟其六昔我臨川學者所宗仰視陸子
其猶神龍駕風鞭霆雨于太空被其澤者碩大而充其七
憫彼夸毗以華喪質直究本心皎如出日微言猶存可
以尋繹生居其鄉敢不自力其八爾生長矣燁如秀榮濯
濯而明英英而貞從師受經啄其至精亦既有文五色
交縈其九我後賓贊不與酌醴今補祝辭庸申規厲行固
宜篤知亦須至安定其中聖域可企其十

東湖先生方君招魂辭有序

至正元年春東湖先生年過九十貌加癯而神益腴一旦合賢士大夫于庭先生被古冠衣出肅賓升堂已復揖賓咸東向坐顧外孫楊恒執豆籩乃從容舉觶而揚言曰老夫耄矣其去人間世不遠矣私自念陰陽之運相摩相盪而人實藉是以成形有生者必有死暫聚者必終散嘗脉脉思之上自頭顱齒髪下自肩髀腰膂不知何者為可藉何者為可恒乃欲長生坐閲世而不死

乎予每讀古書見所謂豪傑之士不可勝數或提三尺之劍擁百萬兵喑啞叱咤而江水為之湧起或掉三寸舌高軒結駟游騁於諸侯之間亦足以懾强而下敵若而人其材畧雄矣其精魄勁矣吾將求而與之游則已蕩為飄氛而無致詰矣嗚呼世之人凡以有涯之身與無涯敵者皆可悲也是以榮啓期林類之徒有見乎此或被索鼓琹或行畦拾穗雖至老死不以慼慼少嬰其心予竊慕之嘗聞古有虞殯之章盖羣歌以輓櫬于塗與

其施諸死後之鬼孰若予親見之賢士大夫若不予棄宜賦詩以輓予予當乘安車而出使善音者道予而歌予且擊輪為節以應之是未必遽減於秦淮海也賢士大夫若從予言願舉此觶為賢士大夫壽衆皆曰然先生既行觶已又舉觶言曰賢士大夫固輓我矣予又聞古之人有遭讒放逐者或閔其魂魄離散而不復還作辭以招之其人初未嘗死也予雖無放逐之憂而其精神皆已斁竭筋骨皆已罷憊顧未死耳幸未死有能辭

以招我庶幾翩然自適與夫既死而有靈亦御雲龍而一下聽之又未必不䡅然而笑也此非屬吾景濂而誰為願舉此觶為吾景濂壽濂又曰然於是賢士大夫執觶以酢先生且各譔歌詩一章以進濂因製為招魂辭云先生名冢字德載姓方氏越之暨陽人其行大畧見於延陵吳公所著碑銘辭曰

魂兮既徠毋遠征些上下八極皆滕冥些華山如雲倚空青些下有芝房炳明靈些白間綺疏紫檀扃些銅龍

承樞吐赤瑛兮繡帷高褰燿輜軿兮緑虵衛轂若流星

兮淳熬熊肭溢昂錭兮狼臅凝膏如玉晶兮九霞玄冠

五緌縰兮麟衫麑裘光熒熒兮珩璜合節鏘瓏玲兮離灑

巢和一齊鳴兮沂昭飄聲喬發繁聲兮趙舞激風肖霓裳

兮秦歌嫚迴近懸瓔兮室中百具無一不精兮中天化居

能及此清寧兮魂兮歸徠不越故庭兮

哀志士辭 有序

奇俊之士無世不生特時人弗識之或識之而弗能用

或用之而弗能盡其才所以聲光不流於當時事業不白於後世予竊悲之庚寅之夏因覽元好問所錄入之諸儒自辛愿而下凡五人見其氣節剛方言論磊落實所謂奇俊之士者也雖其行事或未能無過終非齷齪陳腐一蹶不振者所可冀其萬一然恨其有志而不能遂也因掇其大畧隸於各人之下又從而哀之以辭
辛愿敬之福昌人年二十五始知讀書音義有不通者搜訪百至必通而後已由是博極羣書且善於文辭尤

以是非黒白自任每讀人詩必為探源委發凡例解絡脉審音節辨清濁權輕重片善不掩微纇必指如老吏斷獄文峻網密絲毛不相貸雖貽人怒罵不恤也性疎宕不修威儀貴人延客願麻衣草屨足脛赤露坦然於其間劇談豪飲旁若無人家甚貧衆雛嗷嗷張口待哺素負高氣又不能從俗俯仰其枯槁憔悴流離頓踣一假詩以鳴雖百沮之餘其耿耿自信者不少變元光初李獻能元好問在孟津願往見之獻能為設美饌願放

筴嘆曰平生飽食有數每見吾二弟必得嘉食明日道路中又當與老飢相抗去矣會有一日辛老子僵仆柳泉韓城之間以天地為棺槨日月為含襚狐狸亦可螻蟻亦可耳聞者悲之辭曰天生爾才胡不汝畀麻衣如墨下不掩脛下不掩脛不過寒我我食無所我生其可水豈無藻山豈無薇茍非吾有我敢采之市魁屠伯彼豈無食我腹雖虛我腰肯折抱節而終我則奚憾烏鳶螻蟻上下何辨爾貧固甚爾守則多不疑而富其如爾何

李汾字長源平晉人曠達不羈好以奇節自許避亂入關關中無一人敢與相軒輊者元光末用薦書得從事史館從事職名謂之書寫特抄書小吏耳汾素高亢不肯屈世乃令以斗食故人以府吏畜之殊不自聊館中諸人又多新進小生史家凡例或未能盡知就其所長有不滿汾一笑故刋修之際汾在傍則蓄縮慘沮握筆不能下汾正襟危坐誦左丘明司馬遷文數百言音吐甚洪暢誦畢顧四坐曰看秉筆諸人積不平乃以嫚罵

官長訟于有司證左相半踰年不能決右丞師中遣東曹掾置酒和解之尋入闕驅馬來京師日以馬價佐歡道逢怨家則畫地大數而去會恒山公武仙在鄧汾往說之署行尚書省講議官旣而參知政事思烈與仙相異同懼汾言論遂害之汾孝友廉介過人者甚多寧寒餓而死終不作寒乞聲向人又善為詩清壯磊落有幽并豪俠忼慨之氣人以是稱馬辭曰奎星光光今何其昏大河東流遑恤無人金匱石室藏我冊書豈伊羣兒

所堪饑之我言弗信弗信從汝丘明雖鬼其文不死既不我嘉覆謂我借我視我觚有淚如霰黃霧四塞黑白誰分彩鳳無華山貍有文悠悠蒼天曷其有常自古莫不然爾又何傷

劉昂霄字景玄一字季房陵川人聰明絕人或戲取市家日歷鱗雜米鹽者令讀之一過無脫遺者故其學無所不窺六經百氏外世譜官制與兵家成敗為最詳為人細瘦似不能勝衣好橫策兀坐掉頭吟諷幅巾廣袖談

辭如雲四筵聳聽喋不得語遇其飲酒眼花耳熱後其鋒愈不可當不知去古談士為遠近餘子不論也嘗用門資敘調慶陽軍器庫使不就諸公方薦試宏辭未幾卒辭曰陋儒拘拘以簡為常目視環堵不知有四方狂瀾既倒誰復廻之氣盖一世獨爾能之上自黄虞下迨五季一隙必燭何有幽邃或觸其機談辭如雲誰非男子有舌無聲我豈誇多我豈鬬靡一物不知吾儒所耻獨立千古上遡寥絶爾身雖窮爾名豈滅

雷淵字希顔別字季黙渾源人崇慶二年進士授涇州録事不赴改東平府録事以勞績遥領東阿縣令東平河朔重兵處也驕將悍卒不可制淵出入軍中偃然不為屈不數月家有淵畫像雖大將亦不敢以書生遇之調徐州觀察判官名為判王府文學兼記室參軍轉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史院編修官拜監察御史廵行河南搒掠贓吏風采凛凛蔡下一兵與權貴人有連時以藥毒民家牛馬以小直脅取之淵捕得數以前後

罪杖殺之老幼聚觀交口稱快然亦坐是失官尋用宰相侯革御薦除太學博士再遷應奉終于翰林修撰累官大中大夫先是正大間元兵突入倒廻谷勢甚張平章芮公逆擊之突騎退走塡壓谷溪中不可勝筭諸將議不定釋之勿追淵請急殲之主兵者不能用後聞北兵狠狽而西馬多不暇入御始悔不從淵言淵學甚博文甚奇為人軀幹雄偉髯張口哆顏渥丹眼如望洋遇不平則疾惡之氣見於顏間或嚼齒大罵不休雖痛自

摧折卒亦不能變也食兼三四人飲至數斗不亂生平慕孔融田疇陳元龍之為人雖其文章號一代不數人在淵仍為餘事耳淵之友高廷玉李純甫亦以奇節自負人號之為三傑云辭曰爾心之勁爾氣之剛嫉惡如仇不問暴強將指出巡面冷如鐵霜簡所加邪蒿即折才豈止斯兵筭又長眼見千里孰曰不明志不獲伸多士短氣其書徒存九原能起埃風四來式脂式韋有髯如戟妾婦之為我俗之昏誰復繼君茫茫九州敢謂無

人

雷琯字伯威坊州人志英邁博學能文以薦書從事史

舘調八作司使礿并州李汾與琯同在舘中以髙寒得

罪琯往送之信陵携酒酹魏公子墳握手痛飲後去客

陽夏以鞭擊酒壺作楚聲歌自言去國十年甲兵滿天

地短衣疋馬來自西北將起楚漢間竒才劍客與游而

不可得當是時金已遷汴大河以東北盡山東西抵關

輔大軍長驅從少壯數萬人殺之居庸關外自黄河洛

陽三門析津至丕之源雀鎮凡二千餘里潼關一帶西南邉山大小關隘亦一千餘里各分地界統以總帥夜則傳令坐守冬則爇草敲氷羔以關輔大飢秦民死者相枕藉瑄皆悲之作商歌十章寫其情曰秦予父母國也而一至此乎竟淚下不能食乃出奇策白宰相宰相不能聽瑄去不知所之辭曰北風泱泱海水為竭俯窺神京不隔一髮舉鞭擊壺歌聲愈苦来自西北短衣疋馬我淚既盡以血繼之天門九重閽莫聞知孰秉國鈞

我將自薦反謂我狂斥去如箭商顏有芝曄曄莪莪可以葆神可以樂飢長往不返誰甘幽深赤日在天鹿明我心

葉深道哀辭 有序

烏傷葉君深道字逢原沉確而有文生與予友也死則哀之以辭辭曰

綢山孤張華川渚水動溶漾元精煦嫗育腐蟬聯為里望回鑾有䟽輓漕有猷效忠亮君出其後丕纘遺緒宜

炷熂胡為躧延决瘍潰疹閼難卷長始知學優游厭飫敢虛曠朝菟莫擿會其肯綮搕其肮業成弢畜如矢藏箙弓入韔室廬枵然有衣一襲履一量不隨游塵上下鼓舞相頡頏嗟予蹇偃感今思古徒慨忼辟諸豫章絜之百圍逢哲匠愧彼紛紜妄厠罍洗忝盆盎抽關啓鑰浸漬薰蒸予儐相天胡難知木邪制土病腫脹吽吸輾轉晝夜變幻熱以瘡疾勢漸革魂氣隨風恣飛颺楔齒綴足鬠笄纓中禮是傍善人宜壽卒就黃壚永淪喪相

此小夫露牙揚爪學豪放手足胡越豈知五倫為世障胡不顛蹶反使亂真日趍妄嗚呼噫嘻君今逝矣予焉仗制服緦麻存慕音容哭相向玄雲漫漫凉風瀟瀟吹繐帳我詞之哀君知不知倍悲愴

蔣季高哀辭 有序

至正丁酉秋七月壬午濂畏暑被髪行青松間忽有客自東陽来曰蔣季高氏殁矣濂聞已哭之哀哭已進客問狀客曰前月戊辰季高以事如縣中已已即有滯下

之疾晝夜之行餘百久之熱發體中如火其兄伯康懼亟呼醫視之醫至脉已絶矣自己已至今月甲戌僅六日而遽至於亡瀌聞已復哭之哀乃尤天曰嗚呼悲乎不知何繇而夭吾季高乎使季高其行負天地愧神明夭之可也季高恂恂儒者非其道弗言也非其道弗為也言其事親則孝而恭處伯仲則穆而和交朋友則信而貞遇族姻則惇而莊接閭黨則惠而慈求其致夭之繇無有也今季高何為乃遘爾乎豈高高在上果不

可必乎抑其視夢夢不能別善惡乎所謂天道常與善人其尚足徵乎嗚呼悲乎礿瀌年二十餘頗嗜學聞文懿許公弟子三衢方先生以性理學講授東陽之南溪徒步往從之游先生所主盖蔣君子晦家子晦季高父也瀌因獲交季高父子門時季高尚未冠即能執經問難進退雍容肌肉若玉雪可愛歲幾何既哭其父今又哭季高焉則夫人世如傳舍者可不信乎嗚呼悲乎季高篤意於學方先生既沒復負笈師事侍講黄公會瀌

亦執洒埽之役於公門與季高交益密季高日出所為
文皆雅馴可傳誦瀌甚敬之每一會繡湖上輙握手吐
肺肝間酒酣氣豪競出慷慨背俗語季高喜益與瀌親
季高善辨説亥亥數千言不休瀌不能屈每務力勝之
於是各大笑而止且曰良會不可數一嘻笑一怒罵皆
別後之相思當時出此言亦以為常豈知別後之相思
者乃為死後之相哀乎心雖如鐵石其不為季高一酸
辛乎嗚呼悲乎去年之春季高有書来曰東西二峴山

無君足跡十年矣縱不為吾行其可貽山靈之所笑乎瀛方閉戶著書跬步弗妄出不及如季高言瀛所居實浦汭青蘿山山中林樾蒼潤孤猿野鶴見人了無驚猜意而梅花泉又極可飲瀛自念雖不能為季高往季高清俊士折簡招之或可一来當共飲水哦詩或投壺白雲間亦一樂也豈知季高遽棄瀛而長逝乎峴山之蒼翠固在眼寧不對之墮淚如襄陽乎雖欲重登顧後瞻前而季高不見又寧不為之感慨乎嗚呼悲乎季高之

太夫人年踰八十母夫人髮亦種種而三子方纍纍在疚長者僅七齡幼者尚居乳哺中惸然可念季高之死兩目能遽瞑乎嗚呼悲乎季高已矣瀟將摭季高羣行為書以信後世適有故未及為姑撰哀辭一通焚之於墓以冩中心之悲季高其能有知乎抑無知乎岱嶽可移瀛海可填瀟之哀吾季高者尚何時而已乎嗚呼悲乎嗚呼悲乎季高諱允叔季高其字也卒時年二十九云辭曰

有木𦃃𦃃兮嗚呼將㞕其施兮嗚呼霜雪何為兮嗚呼
竟從而折之兮嗚呼天者不可知兮嗚呼千載之悲兮
嗚呼

郭淵哀辭

郭淵字濟川六人唐汾陽王子儀胄也宋季羣盜起淵
聚族共保若一障曰蔡堡六人依焉天下已定民為占
藉吏撓之民見縣有為丞相客者無敢呵相教為丞相
奴淵謂民民賤生民也奴重人奴也使世世為人奴與

王民孰愈民愧而止後樹吏吏務休息民而奴客困皆来謝曰微君幾不免大德末淮大饑淵作饘粥食之生者甚夥是時人多鬻子自救淵取困甚者假子養之十餘年皆為娶婦居數歲大穰一朝縱之曰若事吾良苦及時歸毋久留為也皆涕泣曰公生我今驅我安之願留終公身淵曰毋悲後吾子孫不省將以汝為奴卒縱之人有貰酒飲西家者已醉而出遺所齎金于門淵適見藏弆俟之明日遺金人從西家求金西家誠不知怒以

為欺求之急西家怒益甚其人困即欲自剄方爭淵聞之遽出呼其人與之所遺金人皆驚始保蔡堡羣少年共刼一人將殺之淵呵曰此何罪至殺羣少年曰此疑狙伺為諜而將襲我故殺之耳曰吾所為相保以生誠惡死也今疑而殺人禍將及羣少年怒淵私計奪之力且追殺之乃曰吾代之贖何如羣少年喜遂免之後至昪昪市中有戴秬粅盤鬻於市者遇淵置戴盤叩頭泣曰今日遇公天也幸臨過我我有母皆願見公謝淵固

辭假以為誤去之市上老人歎曰世稱長者此真是耶
初六界北邉民習兵少文淵與父諗以詩書爼豆為業
人慕之多化者至今六多儒淵既卒其孫言抱李孝光
所造墓文請瀌哀以辭瀌未及為言客死豫章可悲也
始言與瀌游語及當世輒瞋目嚼齒語皆驚人聽者掩
耳避去及操筆綴辭則海蜃吐樓而芝轝翠輦隱見空
濛間可怖愕言誠奇男子瀌故刪孝光文為辭哀淵且
附見言事以見可哀不特淵也辭曰

有開其先熈以申有紹其後文以彬何遏其施禄以屯

王季楚哀辭 有序

王仲淮季楚越人也其父艮嘗檢校江浙行中書政成謁選京師時季楚年方二十餘請從行既至有多季楚才者薦其名遼陽行中書授季楚大寧路儒學正未幾以病卒檢校君哭之甚哀既請國子監丞陳公旅撰銘揭墓上復謂其甥方泗曰予深哀仲淮既不能壽而又客死其二子基始八歳塾始一歳傫然也仲淮有知其

能瞋目乎聞汝交友多能文盍求辭以哀仲淮且慰我泗來為瀌言瀌竊悲之初瀌見季楚於泗家眉目秀整每言輒牽引史傳幾若貫通者瀌方意其必進用于時今若是世之人欲以智力相雄長而不知止者果何如耶辭曰

冥冥玄化孰尸其權胡予其才而不予其年嗚呼

陳子章哀辭

嗚呼吾子章竟止於斯邪始予游學諸暨之白湖而子

章實來予因獲與子章交當是時四方來者類多紈綺之子喜眩文繡以自媚人爭悅趍之獨予之貧短衣纔能至骭冷處前廡下四壁蕭然誰復見顧者惟子章與予燈影相望而讀書之聲相接也予時學未聞道心頗不能平子章嘗慷慨厲予曰子量隘矣是焉足以汙子哉子章好使氣人稍加眤白眼視之至其去乃已予因用子章厲予者厲之子章矍然謝曰是善教我子章自是與予居至離也予既還金華子章亦去越二年予再

見子章於烏傷更相勞苦子章握手顧予曰子之貧尚爾邪子但力學天殆不能貧子也予觀子章貌加壯其属予一如諸暨時未幾予復西還金華又二年予束書寓浦陽子章聞之喜以書来曰予昔在諸暨與子居僅四月而别在烏傷未十日而别今子来浦陽浦陽予父母邦也予家距子之所寓不百里庶幾與子少相羊乎予亦喜當與子章時相見也又三年子章未嘗一来予竊怪之因詢子章所嘗往来者具道子章病咯血氣

厭厭不振予謂是疾勢雖迫人得良醫可已未始爲吾子章憂又四年子章竟死嗚呼吾子章竟止於斯耶予之交友固多矣如子章者寧幾人哉積二十年之久僅能再見之盖以子章春秋始壯予雖少長亦不過二三年其與子章游未晚也豈知子章遽先予而棄去乎予蚤知子章若是又敢憂百里之遠不與子章周旋乎子章已矣孰能相予之善孰能指予之疵哉予雖欲不哀子章不可得已因從而著其辭子章諱瑾姓陳氏子章

字也浦陽人辭曰

已乎子章天賦爾材而鍾爾精宜乎煇赫其聲光振拔其華英不秩登於百石亦名薦於九卿奈之何單襦短褐不知珪組之貴藜羹糗飯莫沾鼎餗之榮雖足勯乎湫屣神僊乎篝燈竟不少用而遂潛輝韜迹於泉扃則吾子章何如勿生已乎子章白楊萋萋宿草莽莽悲泉咽而不流寒雲鬱而欲聚以吾子章之才之淑而遽下制於一坏之土寧不使予撫遺文而增嘅想音容而惻

楚也耶嗚呼唏矣

哭張教授父子辭并序

瀘同縣張公繼祖力學而尚志操少讀魯仲連傳見其排難解紛歎曰士當如是而已大德中縣有桀黠吏挾重辟害民民悚怯莫敢觸其鋒公直之部使者時吏方抱案在庭公面疏其奸卒置于法延祐間郡上公才行署雙溪書院山長考第成遂調瀏陽州學教授公為復侵疆稽其步畝刻石學宫會守貳闕太府檄公攝州事

時歲荐祲道殣相枕藉方下令勸公公為設方畧使持券者左入受粟者右出竟事帖帖無譁居二年以大父喪棄官歸卒其子道生力學如其父屢應進士舉不利困頓殊甚適余觀以監察御史行部浙東觀同舍生也名見相勞苦薦為武夷書院山長未幾亦卒初濂年幼時見公公即相器重與為賔主禮俾同道生師事城南聞人先生逮今粗知學而不陷於小人之域者皆公賜也濂既往哭公曽未幾何又哭道生焉雖石人尤當墮

淚近抱疚衽席間中夜尤念公父子不能置起篝火濡
毫申之以辭辭曰
番番良士僅以教施才不盡展人期有兒兒今死矣吁
其悲
哭王架閣辭有序
王君樫字德潤濟寧金鄉人祖仁義烏丞父端溧水州
税務大使母劉氏君少警敏人物又魁傑嘗掀髯自咤
曰王樫不尋功名功名當自來逼王樫爾豈有錐在布

囊而末不見者耶遂學治經試進士不中即棄去攻法家書為衢處二府吏尋補書吏浙東廉訪使者府遷浙西名上江南行御史臺辟察院書吏已而貢入中臺察院出調浙西道肅政廉訪司照磨兼承發架閣禆贊憲政人器其材因會酒言忤御史銜之以事中君下符逮就吏君坐樓上歎曰男子頭可斫膝不可屈死則死肯與獄吏對乎遂拔刃自刭左右急救君已仆地血滂然流君妻劉及子偕偕忍泣具棺斂載入金華即城北五

里蔵馮盖君自幼寓金華又以女妻縣人江演兵起山東道絶不能歸故君喪来塟而妻子皆来依江朸余入郡從閒人先生學君同日至與之語又知同庚戌生人相驩也書畫摩切經藝晩則捉手同游行或縱談大噱幘墮地弗顧或聨詩纔脱口即促繼之遲則罰昏鼓動鼕鼕始歸日以為常一旦去為吏余遂不以書記通有自浙水西至者出君手書相勞苦且曰吾薦子於方嶽大臣行授子校官矣子能為我一出乎余以書謝復固辭

居亡何聞君死矣余之辭君者非托此以為名高竊自念貧賤士何往不自得君固不忘故人余足一動人必病余以為狹且私是以弗能往視君侯君他日歸休御款叚馬偕君青霞白水間未晚也嗚呼孰知君之遽去余而死矣乎使知君之遽死也縱百千其舌以為私以為狹朝夕送提余耳而噪之余尚何恤必能謁君虎林之上矣今復何言哉今復何言哉君既不可見乃絮酒裹雞走哭君之墓僧僧知余至哭迎于途傫然也余心

盖百折不自勝造為哀辭一通以洩余情雖然余情其得而盡洩乎君卒時年四十七至正甲申九月十二日云辭曰

犧尊青黄嘉木之灾樗大蔽牛不以為材使君非材行己昧昧過者弗睨孰得而害君既材矣人誰舍旃高位疾顛理之必然氓之蚩蚩匪材曷治君仕則當不仕無義孰不顯融君闕而凶豈仕之尤秪繫其逢所逢者時固有通塞亦命使之君復何慼物忌大剛不缺則刓自

君取之命復何云君若居柔觸物惟忍非惟保名身何能殞從古有言柔則詭隨縱生千齡非君所宜君死雖亟君滕不屈君氣凛然千古莫奪人孰不死君死則寧尚可謂君鴻毛之輕君何用哀我哀有以天方壽君君則自死我苟無罪誰敢死余一朝之忿惜不爾思妻子煢煢東西顛沛君在九泉亦將自悔我則深悲豈直悲君悲法之隳法既隳矣君宜長逝彼㣲斯冠天亦不畏

悲海東辭 有序

王山鄭先生原善字復初延祐名進士起家德興丞轉處州録事有異政為衆所忌遭誣搆去官尋以疾卒臨川危君太樸病執法者不得其平為著悲海東辭瀌亦繼作時元統癸酉冬十月丁亥也

我悲東海我涕拭矣善人云瘁邦其棘矣倬彼昊天冐此下民彰善癉惡胡莫之懲冥冥其晝不見出日飄飄雨風墮我家室家室墮止邦國危止豈遽危之遠將自邇大君維河冢宰維舟卿士維楫烝庶維徒上下相力

厥載孔速苟不是念不膠則覆維
彼愚人猶如鬼蜮鬼蜮戢戢巧為我賊螟螣維
黍苗我民我牧唯恐傷只彼豺伊兕敢為民痡既啜其
盲復盬其髓我寘我法孰云能已淑爾君子繡衣孔揚
有瑲葱珩有節斯煌不我能𣈆覆謂我䢒詈我縶我絕
不畏明訾彼鸞凰見藻是食有振者麟邪蒿為室式紛
式錯動罔不忒嗚呼昊天曷其有極甡甡其鹿乃索之
江中林喬喬乃求其魴顛倒眩瞀以逞無良嗚呼昊天

曷其有常無然惛亂無然滔淫無然回遹以虹我心爾之悖矣民胥害矣爾之廸矣民相懌矣勿曰丘陵崇不可夷勿曰淵氷堅不可摧忽為平陸忽若流澌誰與爾謀曽不爾思謂爾醉止默然無知爾不用酒何德之違謂爾蠱止上下卒迷日用飲食不愆厥祊其止蘧蘧其行踽踽其慘呿呿其戚砠砠我淚既竭繼之以血百海其深莫喻我心我生不辰伊誰之云無越我墻我垣我藩無菜我田我田我麇天命有定我將我怨爾無人怨

我爾用歆乃塤乃箎乃瑟乃琴乃磬乃笙以樂其音以樂其音實獲我心峩峩堕山山則有樗彼灌者淵淵則有魚匪今獨然振古如兹我茍不樂不樂奚為

廣漢難辭有序

難古禮也周人三時皆行之春冬之季難難陰氣也仲秋之月難難陽氣也盖二氣或佚厲將乘之為灾故難以止焉其制命方相氏帥百隸索室區疫以逐之又磔牲以禳四方之神漢襲周制而其儀加詳選中黄門子

弟百二十人為侲子赤幘皂制執鞉方相黄金四目蒙
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十二獸有衣毛骨中黄門行
之冗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於禁中夜漏上水朝臣會
侍中尚書御史謁者虎賁羽林郎將執事皆赤幘陛衛
乘輿御前殿黄門令奏曰侲子請備逐疫於是中黄門
倡侲子和其辭凡八十言繼作方相與十二獸儛讙呼
徧前後省者三持炬火送疫出端門門外騎士以次傳
火棄雒水中自漢至今朝廷之難雖廢而民間猶有存

者先臘一日巷葪社隷飾鬼神貌御五色龍虎文衣巡
門擊鼓而難之予惡其言鄙褻因疏古者用難之意復
廣漢辭使習焉其辭曰
陽陰乘化左右而行日歷昴畢得積屍大陵其氣勃芒
更涉虛危墳墓西司鬼官攸房厲附强陰而降于釁殃
咨爾十二神宣其威艮焱突劒亢胇胃食虎甲作食殃
雄伯食魁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祖明强梁
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剓其脊腸窮奇騰

根同享於蠱毋使害傷咨爾十二神鍛爾戎兵出轀四方吮厲之血以代酒漿解厲之肌以充糗糧絲厲之腱織以為衣裳斥除慝陰暢回明陽乾坤載清物楙民卬惟爾神之功神或不豐上帝是明急急如律令

補雩壇祝舞歌辭

周官有司巫掌羣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漢法夏不雨祀竈毋舉土功更火浚井暴釜于壇杵臼于術為四通之壇於邑南門外方七尺植赤繒七其神

蚩尤祭之赤雄雞七玄酒具清酒摶脯祝齋三日服赤衣拜跪陳祝辭以丙丁日為赤火龍一長七丈又為小龍六長三丈於南方皆南向壯者七人皆齋三日服赤衣而舞之司空嗇夫亦齋三日服赤衣而立之鑿社而通之閭外之溝取五蝦蟇錯置社之中池方七尺深一尺酒脯祭齋衣赤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鷄猳猪燔之四通神宇令民闔里南門開里北門幸得雨報以豚一酒盐黍財足以茅為席然周制久廢典午以降漢法亦不行

而祝辭尤闕歲丙申夏旱羣巫雩于山川之神予既書
其事復系之以辭曰
於泰鴻冐下民動以化時屈伸煜朱鳥萬物甄亢則害
陽畢乇土膏耗翁欲瘏田峻奔勢維磒壇四通僾明神
神中臨勃如烟卷嘉錫爍若羅蘮握薦豕炳瞢蕭灌鬱
金匊芳菾氣上延合溟滲洞五精貫八幖託無外莽脩
脩門沆碭牖以焱俯下土無不釗
鬱行風羽輪翔玄黃變慘復爽衆婷集亢景章薆然存

索之亡爍陰明廻叢陽符翹襟逝弗忘崇明禋成禱功馮紺筵嚴以印應上公與天通植赤繒縿紅龍左列缺右豐隆流火降鉅若鴻鬼婦劉散為風灑靈注徧四封函斯活穎茸茸衆維魚兆已從融祉暉毓宵岷甫田阜物豫成風平平綽以行人叓與鬼肸蠁耿曜振霈充盈神心暢樂茫良四寓綏萬國洋洽大康慶昭膺

楊刺史廟迎享送神歌辭 有序

浦陽雞冠山上有古神祠相傳祠漢交州刺史楊侯侯

縣人也名扶字聖儀累官晉有惠政侯歿已千載民以雨暘禱輒應是侯之神在天猶不棄於吾民也吾民其可忘於侯乎濂雖不敏為撰迎享送神之辭俾邦人歲時歌以祀侯其辭曰

紛溶溶䖼天門白蜺出雜雲敦翩我靈整修駕車登登般裔裔翩我靈降潛場回飈輿與之翔翩我靈變陽陰奔以放光淫淫翩我靈繽如麕神鬼衛烏翼張

右紛溶溶一

神筵啓混朱黄愉以康恍芒芒奄靈車莫芳酎爵行千流若雨奄靈車蕙為肴饗且飫以舞歌奄靈車靈已醉廣宣延無不偹奄靈車樂無極神山髙髙可測

右神筵啟二

氛翼異翼欲上升指青玄化為文靈之旋疾如風從西虎導東龍神之旋驤長逝凌紫青瑶光下靈之旋兆逢惕景已滅猶放悉靈之旋錫我祐沛若雲雨下土

右氛翼異翼三

題辭凡二章

菊坡新巷題辭

當塗陶君用高蓋出於晉徵士元亮之裔凡宦轍所臨必效前人種菊花滿坡當萬木揺落時花始秀拔低昂枝上若赤金所鑄錢頗可玩用高公退之餘酌酒與花對恍然如在柴桑籬落間殆忘其韋緩之榮案牘之煩也或者疑之曰仕者樂乎朝市故馳而弗息隠者慕於山林故往而不返有若水之與火未易合也昔者元亮

遭時孔艱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因有托於菊而逃焉耳今用高則不然生逢有道之朝亦既由憲史檢校中書而主畫於秋官矣衆咸以致君澤民期之用高則留情於菊若將與世相違者無乃不可乎嗚呼是何言歟是何言歟觀人之道不于其迹而于其心迹固朝市也而心則不忘乎山林謂之吏而隱可也迹或滯乎山林之中而其心則豔華趨榮無一息之不思市朝苟謂之為隱孰能信之况君子之出處可仕則仕可

隱則隱初何容智力於其間哉設使元亮當今之時將不能不仕而用高生於元亮之世似亦不得不隱也世之人學元亮者多矣皆在乎去位之後用高則見於在官之時此盖魯男子之善學柳下惠者也用高誠賢乎哉予固不敢以用高方之元亮也以其志之或同而他人未必能知也聊相與一言之并作采菊之辭以遺用高曰我采我菊露其和矣今我不樂鬢其皤矣鬢其皤矣吾行歌矣我菊我采露其晞止今我不樂白日馳止

白日馳止吾顔衰止歌罷用高攬衣而起曰贈予言者盈三帙矣子頗能知予之志𦍒為書于新卷之端俾詩家者流繼之他日約子於三徑間俯仰西風歌此辭而餐落英顧不美歟予不敢固辭用高通儒術為人仁厚士林中多稱之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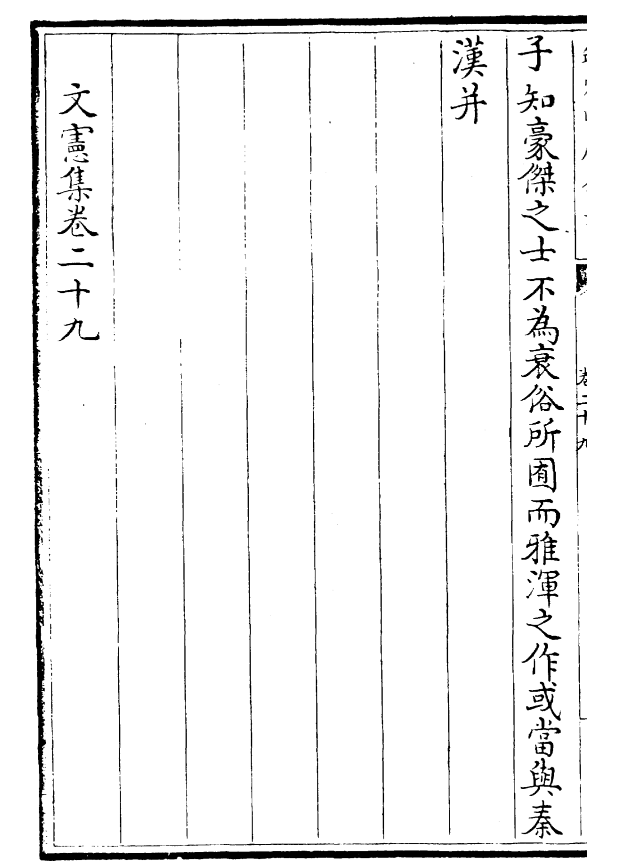
羅鄂州小集題辭

有倬羅公家于歙邦幼名曰愿冠子為端良其父吏部内外踐敭春秋之學與胡氏抗衡生子凡六皆能辭章

公居其五尤赫赫有芒既收世科歷仕縣州出刺武昌
皂盖朱旛績用僉以張夫自五季以来文氣日靡宋室
龍興篤生哲師汶陽浚其源二尹導之元城倡於前范
張和之逮于廬陵日粹以夷臨川南豐眉山父子同𡙇
而聯輝清寧協順功用發揮精氣充斥暢達𨔛綏變化
合神而光景弗虧奈何王軏既南涉于偏頗衰俗羣趍
以事決科浮聲切響駢言儷辭襲謬而踵訛公挺其間
弗狥弗阿濯其孽痾障其頹波謂六經之作如日行天

不可以軋摩唯秦暨漢是則是效接其遐軌而視法在軻然而畜之不弘則動之弗振涵志今古潛神典墳玩陰陽之交察海嶽之文覈治亂之變通典禮之津以至稗官虞初旁行敷落鳥獸蟲魚之倫凡可以資博識者咸區别而彙分力思精索從莫達晨玄功以凝將通乎鬼神故其形諸篇翰鑰啓蘥抽高雅精鍊莫之與述喬嶽嶢然上凌太清而陋夫土丘戴冕執圭屹若山立而異於弁冕棠溪之金美則為鏐干將之鐵百鍛始適視

彼餖飣腐鉛覓乎不倖考亭朱子取法魯騶發人瑕類一髮必讐獨推公文而弗舍者以協理之微幽嗚呼公既逝矣遺文四行唯於東南粲如列星遭時不平遂壞於兵其諸孫宣明賢而有徵懼懸黎之鏟彩結緑之沈英復鍥於梓以震其聲以鬧其寘以鞫於衆聽瀌也不敏幼誦公文蒼白無成搏朽壤以代碣不壓亦傾揉敗纇以為弧莫使之綳其瞻公之製作猶應龍之降升區區贊述何繫重輕姑序其作者之意於首簡使後生小



子知豪傑之士不為衰俗所囿而雅渾之作或當與秦漢并

文憲集卷二十九

文憲集卷三十

明 宋濂 撰

贊凡三十九章

文右相像贊

才優德純山峙玉温重厚可以鎮俗仁恕足以澤民或陳經術而侍青坊或秉霜簡而立紫宸終受知於聖主宅右揆而相秦深沉有謀真潞國之裔剛毅忠信誠絳侯之倫觀其屹立不動正笏垂紳猶可作懦夫之氣而

褫邪佞之寃嗚呼此所謂邦家之重寳廊廟之大臣也歟

婁貞公賛有序

原武婁宗仁當天后政嚴之時獨以寛厚聞其弟守代州宗仁教以唾面自乾至今為善者師焉因賛之以自朂賛曰

我言之恌斯辱之招我行弗足或貽其辱二者無失其至由外內省不疚我則何罪我面彼唾乃彼之愆我何

潔之正使自乾孰忿自乘攘袂而鬩孰量之弘受詬如頌是非苟繆不亦殆而徵公之師吾誰與歸

陸秀夫像賛

身抱龍髯兮眼不見水鳳闕雖遐兮龍堂則邇玉雪皦如兮肯汚泥滓赤日出海兮爾心不死

滕奉使賛有序

齊人王蠋有言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女之從人一與之醮當終身不改譬之白璧小有玷辱人將

斥去而不之顧臣之事君也其理亦同故蠋特並言之
事兩夫者雖辯如虞姬智如鄧曼吾知其決非良婦事
二君者雖功如汾陽才如西平吾知其決非良臣嗚呼
使此義昭如白日人臣安肯懷二心而國安有喪亡之
禍哉東陽滕茂實當宋靖康初以太學正與僉書路允
廸奉使於金議割三鎮太原尋奉密詔據城不下金人
怒囚之雲中欽宗北遷茂實謁見涕泣請從行主者不
之許其後允廸南歸茂實獨留鴈門終身不再仕臨沒

令以黄幡裹屍而瘞仍刻石識云宋使者東陽滕茂實墓此殆不事二君者歟當是時有宇文虚中者亦以黄門侍郎使金見留遂改節易行反面事虜其後雖欲奪兵仗南奔而自贖卒亦不逃君子之譏其視吾茂實果何如也茂實已矣人至今想其遺節如神龍不可得見至視虚中輩不啻若鬼蜮犬豕有識妾婦亦羞聞之此無他人心天理終不可誣也乃作滕奉使賛用規事君而有二心者賛曰

漢有蘇武奉使不屈滕公繼之有聲烈烈黃幡裹屍以全臣節如璧之白弗緇弗缺其人雖亡其神不滅上游帝所凌厲日月降臣見之肝碎膽裂敢述賛辭勒在貞碣

東陽十孝子賛 并序

十孝子者皆東陽人也其事載於郡乘為詳予讀書之暇因盡採其昊天罔極之思而為是賛以風世之為人子者

秦顏烏烏傷人

古有醇孝厥姓惟顏父喪未塟行泣道間我畚我鍤是蘿是瘞彼羣烏何知銜土予助我冢既封烏吻血流感爾異類愧我同儔秦風日漓借擾鉏而德色誰意霽雲之四嘼見此皦日千載之下禮憲淪胥豈獨愧君烏亦不如有廟嚴嚴春秋是祀用興薄夫作孝子

吴斯敦東陽人

有孝者斯峴山之阿父罪當誅兒心奈何自非吾親盍

從生我我寧隕身父死其可九闕峩峩虎豹齗齗泣血
上書願易以身王用爾恤卒全父命更旌爾門風彼不
令池波渝淪宰木扶疎清風肅然過者下車

晉許孜 東陽人

嗟嗟許生實孝于親胡風木不停遘此難屯輤車既載
負土築墳我親我瑚敢曰勩彼鄉民手胼足胝我不為
辛巾笥猶存几筵不改惕然念之吾親何在秋霜凝凝
春雨溦溦父兮母兮得無苦寒與飢兒既不可見寧不

念茲天高可極此情罔極鹿獨不閔我觸我松栢嗟嗟
許生厲志不移終身之慕於子見之

唐馮子華 東陽人

緬彼孝馮結廬墓傍思親不見欲與俱亡白月寥寥悲
風四起蒲伏號呼哀徹心髓天錫嘉瑞慰我孝思有皦
斯兎有烓斯芝孝馮曰噫吾焉用汝九京莫興百瑞奚
補唯爾孝子樹我世防雖歷萬祀厥德彌章自公之亡
肖公者幾茫茫堪輿孰非人子

唐應先東陽人

卓哉至行衆人所難眷我應君孝涕洟瀾親之云亡中心咽塞雖草生髮間何暇柬櫛昔處膝下其樂泱泱今我來思舉目但見白楊彼蒼者天曷不我惻苟可從之我生奚恤爾心之苦爾行之優雙闕峩峩卒承天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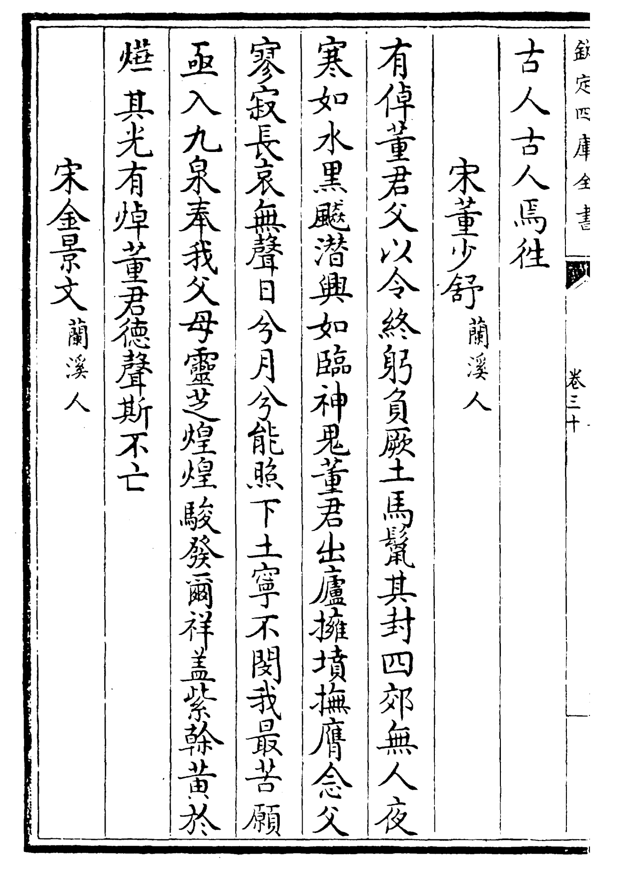
唐唐君佑東陽人

唐氏之子以孝行聞死生一節弗歧弗分唯思親不置鞠明究臕誰無父母以樂以愉今我何罪獨行次且我

罪之深我宜隕墜胡獨使我親先彼朝露昊天不弔直至于斯渺渺音容如何勿思官用褒旌封闕在舍匪私爾一人式勸来者

陳太竭浦江人

浦汭之間有氏曰陳親没居廬衰麻終身心勦形瘵杖而後起一氣如絲去死無幾朝哭如呑莫哭尤不忍聞松風脩脩林烏嘐嘐来助予之悲號遐思弗寧起奠我爵果肴在前烏烏爲之不啄世瀦失防頹波浞瀁我思



古人古人焉往

宋董少舒 蘭溪人

有倬董君以令終躬負厥土馬鬛其封四郊無人夜寒如水黑飈潛興如臨神鬼董君出廬擁墳撫膺念父寥寂長哀無聲日兮月兮能照下土寧不閔我最苦願亟入九泉奉我父母靈芝煌煌駿發爾祥蓋紫榦黃於燁 其光有焯董君德聲斯不亡

宋金景文 蘭溪人

瀫水之州三山之坡下有孝子孝如之何父疢在首籲天請代願萃予身我親罔害母棺未窆執纚以前天光下燭五色粲然五色粲然未足為偉怪雹獰風勿犯其里苟匪中忱曷以臻此緜代是師於戲孝子

宋賈南金 金華人

孝道之弘百行所生誰與賈氏實敦古風生弗離親歿安可棄忍令親之玉體為泉扃所閟晝雖不可見接以夢寐夢中相見究其未死覺後求之寒燈在几得不慨

玆潸潸墮淚睠爾孝德閔我章縫梔蠟其貌黼黻其躬父子相軋或不相容我述贊辭用發民衷

許魯齋先生贊

濂洛之學傳自武夷重巖疊照日星昭垂逮我許公尊聞行知若親摳衣寒泉之廉張皇幽眇釐析毫絲如皐陶淑問畢其情辭如后羿注矢不失其馳既入閫域遂升堂基横經冑監衿佩鏘如袪其人私牖其天彞釋其偏歧挽其九衢德成財達昭用如時黼黻帝治甄陶泰

熈明體適用公寶庶幾無德弗報四海祝尸嗚呼許公百世之師

劉静修先生賛

先生之心嶽鎮川澄先生之操玉温石貞先生之學寤寐六經岐陽之鳳魯郊之麟和氣襲人盎然陽春發周孔性情挹其深醇或出或潛與道周旋九原可作吾為執鞭

吴草廬先生賛

紫氣蟬聯神物蜿蜒有開必先山川降神自元而貞篤生哲人慎斯勤斯絕乎等夷於道早知厲如秋霜煦如春陽何德之昌抱膝而居氣盖八區闕而弗舒玩心神明操觚弗停輿衛聖經學徒是依毛之有麒甲之有龜斟其淵冲以消吝封心熙氣融大明當軒留聘益尊施教成均北許南吳先後合符人文之數大明太史金華宋濂賛

虞文靖公像賛

朱明之墟離火降精也丹鳥褵褷為駕緑軿也手握化

樞人文昭明也補帝衮衣五色熒熒也上凌霄漢下燭九溟也無幽不啓無芳不榮也頓挫萬彙配合三靈也獨騎元氣棲神窈冥也之死弗沒隨物流形也凝爲商雲燦爲徳星也琬琰所勒鬼秘神扃也命世之材一代之英也

先師内翰柳公真賛

偉貌長身端嚴若神即而就之煦然春温海濶天高莫窺覘其宏度霆奔飈豎實驅駕乎雄文來趨蹌之衿佩

作儀表於薦紳出入容臺振百年之禮樂昭宣帝制煥大號於乾坤惟其具該博崇深之學所以繼光明俊偉之倫仰瞻遺像有涕沾巾儻使泉臺之可作庶幾士俗之還淳門弟子具官宋濂拜讚

吴山長像賛有序

原道書院山長吴履子之異姓弟也人之評履者一則曰履善屬文其嚴簡嶄絶處類秦漢間人語迫而視之有光淵然也一則曰履自幼沉酣義獻中行草書皆入

妙品如寶劒舞空光芒疊發芙蓉出水態有餘妍當與
鮮于太常齊驅其得意者或謂過之其知履僅若此至
其尚風義赴友朋之急不顧水火雖古人猶難之者未
必能知履也因賛之以白履行于世賛曰
若人者其古君子之徒與聞人急難即欲赴之力縱不
及心懸懸其如飢水火在前幾若弗知輾轉不寐而長
夜以思世滔滔而莫察吾獨探其隱微彼以藝文為矜
衒者其相知也不亦淺而若人者其古君子之徒與

石巖凌先生像賛

氷霜顔面鐵石心腸持斧七閩百壬歛蔵神明之政淵源之學其人雖亡清風猶昨

滇滓生賛 有序

滇滓生者盱江廖應淮海學也抱負奇氣好研摩運世推移及方技諸家學年三十游杭上疏言丁大全誤國狀大全怒中以法配漢陽軍生荷校行歌出都門道傍觀者嘖嘖壯之抵漢江濵遇蜀道士杜可大揖曰子非

寥廓淮耶生愕然曰道士何自知之可大曰宇宙太虚一塵爾人生其間爲塵幾何是茫茫者尚了然心目間矧吾子耶然自邵堯夫以先天學授王豫天悦天悦死無所授同楚王枕中未百年而吴曦叛盗發其冡得皇極經世體要一篇内外觀象數十篇余賄盗得之今餘五十年數當授子吾俟子亦久矣乃言于上官脱其籍盡教以冡中書其筭繇聲音起生神鑒頡利可大指晝未到者生已先意逆悟可大自以爲不及學既成去隱

宣歙間遇余安裕弋陽將教之安裕勸生業中庸生瞠目厲聲曰俗儒幾辱吾康節於地下矣復去之杭客賀外史家晝市大衍數夜沽酒痛飲飲即吐吐即飲不醉如泥弗休醉中嘗大呼曰天非宋天地非宋地奈何奈何語聞賈似道遣客叩之生曰毋多言浙水西地髮白時是其祥也似道未解復召至屏人與語生曰明公宜自愛不久宋鼎移矣似道惡其言掩耳走生亦徑出過魯淵子家索酒轟飲酒酣作嬰兒啼曰大厦將焚燕猶

呪喃未已耶復賦歌以見意都人士聞之競指以為恠
民不與接獨太學生熊希聖猶時造其廬生私執熊手
謂曰吾端居曾樓聞空中戎馬百萬来人鬼作哭泣聲
壬申襄樊陷甲戌宫車晏駕乙亥長江飛渡似道亦殛
死臨漳丙子三宫播遷諸王大臣皆南北亂走嘘吸事
耳予不去欲何為居亡何宋事日非沿江州郡望風奔
潰生大慟曰殺氣又入閩廣中吾不知死所矣遂遁去
其言無一不驗後四年病死處州學中年五十二無子

唯一義女從之生宗堯夫先天之學頗自謂知易每見諸易師傳疏不問淺深輒訕駮以為樂及論後天則尊羲畫為經彖爻繫辭為傳黜文言彖象二傳為九師之言且謂說卦非聖筆不能作上下繫乃門人所述序卦直漢儒記爾蓋生聰明絶人未聞道而驟語數故其論經多失中然性使酒難近又好訐人陰私人面頸發赤不顧罕有從其學者唯國子簿吴浚進士彭復樂師之浚不卒業復屢受唾斥不怨生將遁時名復至口發例

手布籌雖平昔所靳若終身不示人者一舉授復復後
又授鄱陽傅立云或曰生瀕死語女曰吾死後一月中
朝命山姓烏名使者来徵吾及傳立立當過予門汝可
出蔵書示之立當以此致大官後皆如其言所謂山姓
烏名崔鵬飛也生所著書有玄玄集歷髓星野指南象
喻統會聲譜畫前妙用數十萬言今猶閒傳于世賛曰
龍圖成章有文從衡以濬以明以洩其蔵以奠乎玄黄
昔我素王帚編三絶墜緒微茫誰其我綴我㕘我腴九

師襄之我芭我畾百氏攘之如河之渾如曀而昏如治
絲以棼天未降割一髮攸存維洛有士居于百原超神
冲漠凝於畫先數往知来小大斯甄莫峻匪崖我陟其
巔莫深匪淵我淪其泉簡材以畀非隱弗傳有冥者冢
卒貽以宣或得其誦載神于言炎炎宋籙維其訖矣長
星蝕柳色之赤矣告祥見徵上髮亂矣朋昏以世莫之
戚矣魚在在藻尚其息矣維生之知中如沸羹彼惛弗
知覆謂我狂我狂如何我憂孔多我山我河我用弗磨

俾淪胥以訛我酒既嘉我瑟又穌我寧不嘯歌北風其涼旂旐央央我車罷罷蕩蕩江流杭之如陸有腥其穢流血沃沃海氛方殷其何能目人有恒言風雨漂摇夏宇障之涉于大川烝徒楫之楫副宇橈孑孑焉依國武斯墜不知攸戒日隕弗升雖晝作夜鵋舞於林鬼瞰于舍孰投是艱啚莫之艾乃怒乃驚乃瞻乃行乃遯死于冥睠生之為胡乃神以著徵之古聖匪程伊度何以言之卒淪于數一曲之淹不通其故易道既泯數亦不類

漖賛於生發我長喟月出皎兮在天之心在天之心何古何今

余自幼即見長老談溟涬生事近見李淦性學及戚光子實所造文又知生為詳以生之精藝如此而修宋史者不列之方技傳中殊可恨也故予悉之特序之又傷易道之微漖而賛之惜乎予文蕪陋不能永生也然予情亦至矣瀌志

采苓子賛 有序

滎陽鄭仲德有隱操嘗采苓九藍山間因自號采苓子斯贊之所由作也贊曰

彼采苓者肥遯之士皦皦霞外不容纖滓白月入懐凉飔泝𧂐高視一世何慮何營

匡山居士真贊

紫眼有稜足以洞視千古長髯如戟足以畏龍百壬或建大將鼓旗而殄殲於妖沴或被處士冠服而容與於雲林可顯可晦載浮載沉壹委順於外物初無累於貞

襟縣千尋之丹厓莫踰其峻瀦萬仞之重淵罔測其深抱忠義之志而耿耿自信所謂不變不改若百鍊之精金者邪

魯侍郎像賛

身形之瘦弱也則山澤之臞精神之凌厲也則列仙之儒博極諸書而守之則約智周羣類而處之若愚當議禮而考文較損益於錙銖稽百王之軼典翼一代之鴻圖豈非養德之腴造道之樞而為國之耆艾邦之著龜

者乎

章判官像賛 有序

唐福州軍事判官章公修實檢校太傅仔鈞之父也其遺像至今盖四百餘年矣二十世孫御史中丞溢偶於閩中購得之如獲至寶持以示其友宋濂因為作賛賛曰

器局深沉容儀嚴肅吁嗟哲人如金如玉餘慶所被孫子若雲重珪疊組至今揚芬

四十二代天師張公像賛

含冲葆虛執真之樞翊度宣靈契道之符龍虎衛乎左右風霆屬於指呼此古之博大真人而今之列仙之儒者邪

趙使君像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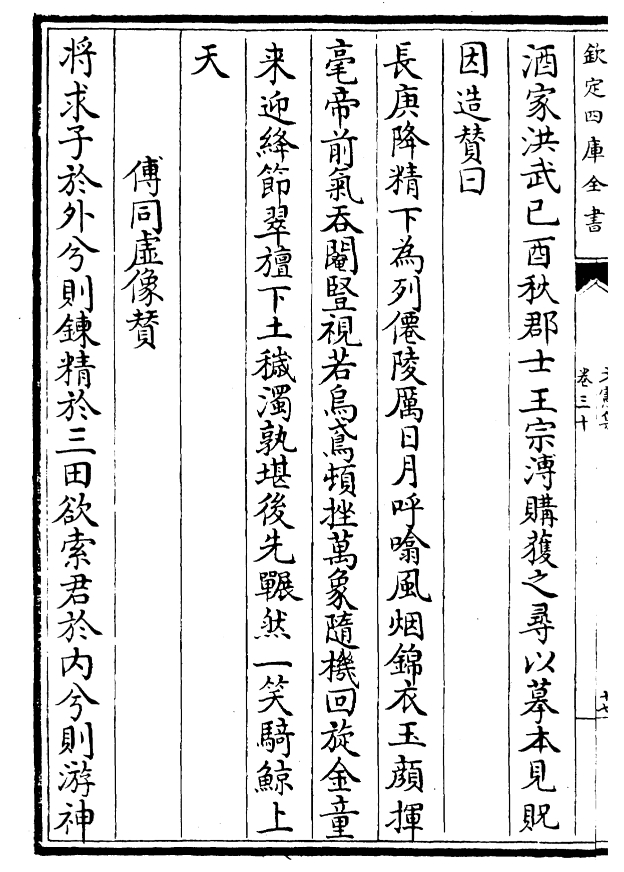
宋之王孫元之循吏才優識明政通民治未老而歸臨難不貳懦夫觀之可以作氣

趙子昂像賛

文運中微頹波日靡公起東南作天一柱天人之表帝王之孫麟游鳳翔珠明璧温歷試中外遂居禁密其名之升與日同出彼憸邪者腐鼠敗豚何能病公臭穢自聞三百年間西東萬里雄鳴一代如公者幾公貌如玉公文如金變化莫測照耀古今

李太白像贊 有序

元行臺治書侍御史亦憐真班所蔵李太白像係秘閣傳本吾友危君太僕嘗為之贊自後流落於金陵駱氏



酒家洪武己酉秋郡士王宗溥購獲之尋以摹本見貺因造賛曰

長庚降精下為列僊陵厲日月呼噏風烟錦衣玉顔揮毫帝前氣吞閹竪視若烏鳶頓挫萬象隨機回旋金童來迎絳節翠旛下土穢濁孰堪後先𩦡然一笑騎鯨上天

傅同虚像賛

将求子於外兮則鍊精於三田欲索君於内兮則游神

乎八天是皆窺見夫粗迹而未能暢達其真玄高岑兮谷綿白鶴舞兮蹁躚豈非長跨於洞庭之野吹瓊管而招飛僊者耶

宜春夏都事遺像賛 以忠字尚之

其才孔良其氣則剛沉潛乎仁義之府擩嚌乎禮樂之塲窮春秋而寓衮斧法菽粟以為辭章使之專城而居則可以攀次公之黄使之入直鑾坡則可追文成之張胡為乎低回下列莫展一長託使車以遐覽竟仙游於

五羊豈詘於人者難知而信於天者不亡後千百年剛風欝滂當見騎麒麟而下大荒者耶

玄英處士方公遺像贊有序

予學子方孝孺玄英處士之諸孫也持處士像來請贊贊曰

振騷雅於江南混漁樵於玉笥諫垣天近踔屢彤州牧之童牛衣夜寒終不奪煙霞之志凛然亢直之風可折謟諛之氣遵真矅之遺則造玄英之私諡唯其畜厚而

發弘所以繼隆而傳熾紳笏蟬聯勲庸赫著蔓延閩浙之間莫匪雲原之裔敢申賛辭式昭瞻企

王宗普像賛

以子為貴介公子耶何其神清氣和無綺紈之態也以子為仙翁釋氏耶何其與時俯仰遊乎方之内也以子為詩人韻士耶何其清竒勁直訥然而謙退也然則果何為者耶盖跡混乎三者之中而心游乎埃塩之外此吾嘗謂空同子以古之人而處乎今之世也

危雲林像賛

文繼虞歐之盛位居廊廟之尊天下譽之而不為喜衆人毀之而若無聞此公所以為大雅之君子傳百世而長存者乎

王指揮像賛

真人龍興山川降精杖劔来從莫非豪英維時王公實將家子虎吼鷹揚萬夫披靡成功錫爵遂鎮一方弛其武威佩玉冠裳何以觀之有煒其像益懋厥勛配古良

將

蘇都事伯夔像賛　　子由後平仲父

才足以行志智足以成事也苟盡施於時必有大過於人而得位以行者僅出其一二也年齒之高林泉之趣皆公之所宜有固天報善人之所致也惟有子之甚賢以文鳴于治世足以繼絶學于前人揚休聞于不墜也此吾嘗私為之善誦長公之言擬公於晁氏之君成而知其無愧也

自題畫像賛 有序

廣陵孫生貌予真人皆失笑謂無不似者因題其左辭曰

似柔而强如愚而明辨駁百氏寤寐羣經千載之長一世之短前武儼然吾敢不踐

又

吾心與天地同大吾性與聖賢同貴柰之何隨於曲學局乎文藝忘其真實之歸溺此浮華之麗顛躋於得喪

之塗莊惑於是非之際縱濫厠於大方曾不離夫小智靜言思之幾欲霄涕奮自今以為始日載惕而再厲有如升嶽者當極於崇巔辟若改火者須資夫新燧期融通於高朗誓嫥治其蕪穢用致知為進學之方藉持敬為涵養之地續墜緒之茫茫貽遺經之晰晰雖任重道遠必篤行而深詣庶幾七尺之軀不負兩間之愧爾其勉旃以終厥志

越國夫人練氏像賛有序

天地之大德曰生夫生者乃天地之心雖陰陽之所運行有開闔慘舒之不齊然天地之心生生而弗息者恒循環於無窮有如碩果不食則其生道已具其中俟時發榮挺然而莫之遏矣時至五代用兵爭强屠戮逮乎雞犬是天下極亂之時葢無復人道有能於其間不為氣運之所變遷而一念之仁有以契夫生生不息之心則其感召之速所以敷遺於後人者其澤曷有既哉閩之練夫人諱寯建州刺史章公仔鈞之妻也生而肉髮

深沉而端毅終日或不一笑言且知識有絶人者時閩

王命公屯兵浦城之西巖南唐盧將軍帥師來侵我公

遣二校請師于州失期將斬之夫人勸曰時危民未靖

公柰何斬壯士公悟不問二校逸入南唐皆為大將一

則金陵邊鎬一則上元王建封也保大三年二月南唐

遣江西撫安使查文徽伐閩取建州鎬為行軍招討建

封為先鋒橋道使奪其險要已而建封焚外郛八月甲

子克之公歿已久獨夫人猶存二校遣使者持金帛遺

夫人并以一白旗授之曰吾且屠城夫人宜植旗于門吾已戒士卒勿犯矣夫人反其金帛并旗弗受曰君幸思舊德願全此城必欲屠之吾家與衆俱死耳不能獨生也二校感其言遂止夫人之子一十五人孫六十八人多躋顯仕而其後人繩繩相繼位宰執登法從歷卿監佩守令之章者殆百餘人嗚呼何其盛哉非夫人有以契夫天地生生不息之心則其施報之厚未必若此之至也原夫人之心渾廓昭融不限封域視一城之生

聚不翅如一家真有所謂仁者之量殃慶以類大易之吉也夫人之後其有不蕃昌者乎其有不絢著者乎脉者不知天之未定謂為善無足倚是則天之生生之道絶矣夫奚可哉夫人二十世孫存道以遺像求予贊予既質諸傳記以序夫人之事而復為之贊曰

懿彼夫人生于七閩肉髪有倫靜毅而莊動循厥常女士之良笄而有歸建州之妻其德與齊建州桓桓旗旐緇緇以扼事闞將固我城必集我兵移書以徵二校言

旋何期之愆絶首以懸夫人曰吁乾坤劊夷壯士勿誅逸之使奔遂為唐臣建旆而軍爭城以攻火旗晝紅陷其四封二校有云使鬼為人夫人之仁曷其報之曷槀我私曷授我旗旗植于家有突而譁我劍之加夫人曰吁是城卒屠我生何為有衆若林昔而斧碪今而謳吟夫人之亡其迫已蔵其澤愈滂傳紫襲龜霧湔雲迷被于今玆遺像儼然萬目斯瞻曷取則焉矣

黄氏三壽圖賛 浦陽合溪人

資善

身安而家裕者人之所欲也蔵智不用而厚重有餘者天之所福也君有以萃乎天故不求而自足也超乎寵辱離乎毀譽而游乎物表此人之所難能而君之所獨也

資深

智足以燭理而加之好學敏足以涖事而本於無私事長不以和樂勝禮馭下不以慈惠傷威行乎家庭春温

而秋肅著乎言行方矩而圓規斯學者之所難能茍謂之篤行君子其孰以為非耶

資文

人知其外之偉而不知其内之美知其才之豊而不知行之崇是蓋質而不二和而有禮介而能通者也

龍馬贊有序

西南夷自昔出良馬而產於羅鬼國者尤良或云羅鬼疑即古之鬼方其地有養龍阬在兩山之中泓渟淵深

閉闔靈氣而蛟龍實蔵其下當春日始和物情酣邑夷人立柳阬畔擇牝馬之貞者縶之已而雲霧晦冥咫尺不能辨色類有物蜿蜒上與馬接盖龍云逮天色開霽視馬傍之沙有龍跡者則與龍遇乃謹其芻莜而節宣之曁産必獲龍駒焉粤若洪武四年六月壬寅夏國主明昇以全蜀降獻良馬凡十而其一色正白乃得之於阬者身長十有一尺首高九尺足之高比首而殺其二尺有肉隠起項下約厚五分廣三寸餘貫膺絡腹至尾

閭而止精彩明晃振鬣一鳴萬馬為之辟易驧勒不可近近輒作人立而吼上謂天既生此英物必有神以司之親撰祝策詔有司以牲牢祀于馬祖然後敎典牧副使臣高敬囊沙四百斤壓之人跨囊上使其游行苑中久之性漸柔馴適八月癸巳上將行夕月之禮於清凉山壇上於是乘之而出如躡雲而馳一塵弗驚皇情悅豫賜其名為飛越峯復命御用監直長臣馬晉臣繪其真形藏馬臣瀌稽諸載籍漢之元朞中有神馬出渥洼

水中馬之生於水者尚矣豢龍之説雖相傳於夷人要
當可徵不誣也肆惟皇上以大徳而位大寳日之所出
日之所沒無不梯山航海獻贄奉琛邇者獨角之犀来
自九真食火之鷄貢於三佛齊之境其他佹形儵狀藉
藉紛紛且不一而足而況茲水産之龍馬乎周書有云
不寳遠物則遠人格所寳惟賢則邇人安皇上宵衣旰
食日懐保於小民巖穴之士蒐羅殆盡將圖治安如黄
虞時其遐荒殊裔琛毓奇産未嘗有心求之所以榮光

休氣洋溢中國仁聲義聞充洽八表而龍媒之異自致於天閑十二之中揆之於書前聖後聖盖同一軌轍也其視貳師之遣黷武窮兵以索諸大宛者果為何如哉臣潓以文字為職業際兹盛美不敢默而無言謹述賛辭一首以貽諸後世賛曰

天駟熒蛟龍升靈泓澄神馬生祥飈瑞靄晝杳冥天一翕聚通精靈龍胡盈𡖖臆輕竹披耳鏡懸睛花雪捲毛光照夜汗溝有血霞流赬振鬛鳴萬馬驚閃流電逐飛星

九霄彷彿從龍行但聞瀟瀟風雨聲三川平八極寧真龍媒獻龍廷出入天門駕龍軿雲霞五彩蒲瑶京皇風清皇道貞皇威明茫茫堪輿内孰敢不來庭陋彼漢將軍空圍貳師城乃知天子在樹德不必連年徒用兵

墨鞠圖賛有序

建安蘇照為學子黄叔膓作墨鞠圖侑之以竹石豈以其氣節之相同歟禁林散吏宋濂為造賛曰

我本中黄鍈為肺膓精神外章不自知形貌之黝歟緑

竹猗猗白石瑳瑳貞而匪阿斯爲月下之友歟萬色齊冥洞容物情雖𣊬而明豈陶令沉昏而托之酒歟

陳方都督像賛

桓桓俊英矯矯虎臣心雄萬夫才佚三軍爵列崇階功在盟府圖像雲臺流芳千古

李徵君像賛

嗜義親賢以道自娱懿哉若人君子之儒

虎林處士賛 有序

虎林處士王君年踰七十而視聽如少壯時其孫監察御史驥從予受經者久間来請贊贊曰

素髮垂垂中心熈熈儉勤作肥家之本嚴厲為馭衆之基好施之仁久而彌篤嫉惡之氣老而不衰吹鳳簫於明月之夜飛羽觴於百花之時大布寛衣容與委蛇不知者謬稱虎林處士知之者以為瓊臺之神仙乎

華嚴經贊有序

上人幻滅嚴持梵行欲求無上真如之道嘗自念言華

嚴大經實中天調御第一時所説一乘頓教化為尊勝
欲爇松為煤入以香藥擣和成劑以書此經而彼松煤
者假物所就具黑暗相有染白法欲煆汞為丹承以空
露研潤如法以書此經而彼汞丹者炫燿可觀能育人
自非造道者欲推赤金素銀廣薄如紙復粉為涯以書
此經而彼金若銀雖曰重寶外塵為體初不自内以是
思惟身外諸物若勝若劣若非勝非劣若一若多若非
一非多皆不足以稱此殊利繼我一身内而心膂肺肝

外而毛髮膚爪資血以生資血以成資血以長資血以至壯老曁死是則諸血衆生甚愛如梵摩尼一滴之微莫肯捨者我今誓發弘願於世尊前以所難捨而作佛事從十指端刺出鮮丹盛於清凈器中養以温火澄去白液取其真純釄以霜毫志心繕寫滿八十卷尊閣盖壽禪居昔者樂法比丘當無物時欲聞佛語了不能得乃信婆羅門言以皮為紙以骨為華以血為墨願書一偈况今百千妙頌十萬正文不止于一縱捐軀命以報

佛思無足為異於血何吝唯願法界有情或見或聞證入雜華藏海證入雜華藏海已即得六根清淨得六根清淨已即得自性清淨得自性清淨已即得四天下微塵刹土中一切衆生皆悉清淨無相居士未出母胎母夢異僧手寫是經来謂母曰吾乃求明延壽宜假一室以終此卷母夢覺已居士即生今逢勝因頓憶前事於是親爇五分妙香香雲輪囷結為寶網徧覆經上乃復合爪向佛散華作禮而稱賛曰

雜華淨智海九會之所説一音所演唱十處放光明信解行證門總攝無復餘如是具五周如是辨六相如是分十玄妙義皆充足以至四法界二十重華藏無邊香水海教條有差別性相了無礙圓融與行布非異亦非同一可為無量無量亦為一重重無有盡是為功德聚如來最上乘龍宮所秘藏上人出身血嚴飭書此經於一滴中中普含十方界於一一界中普現光明臺於一臺中普成獅子座於一一座中普見分身佛如上無

數佛皆具大威德眉間白毫光徧滿一切處共宣大乘法聞者應解脫譬如日月生照三千大千悉見種種色法能破暗故譬如大洋海平乃如掌無丘陵堆阜法能平等故譬如陽春至大地盡發生諸根各萌芽法能霑溉故譬如梵志夢一夢千刼事不過刹那間法能融攝故譬如子憶母未見心已至形神皆兩忘法能無離故譬如黄金色金色不相分金亡即色空法能不二故譬如石性堅初不從外得石性自圓滿法無修證故能如

斯見觧見經不見血若加精進力見佛不見經及至成道已見性不見佛我性如虛空了無能見者無見中有見全體即呈露苟執於所見亦非我本性見見二俱泯此為真見見真見復何有性本無物收一心歸命禮祇夜以為賛諸妙樓閣門彈指一時啓

大還龍虎丹賛有序

龍虎丹賛為予友鄭源氏作源因讀金碧古文龍虎上經有悟大還之旨用之修練節節有竒驗復以其𤣥秘

也請予白之作是賛賛凡四章

苞乾靈一

人身苞精氣妙與元化并一神管攝之鉛汞各流行神所棲止處實為天地中闔闢類兩扉循環不竭窮廓然含沖虛獨立不以形是即真息根强名帝乙庭靜極必自顯内境垂白芒或想為連環無乃喪其常

斡花紐二

凝神入紫虛沖然抱一居青龍欝上升白虎為慹樞北

牡既相從蒸潤如流酥鄞鄂一以固温養成子珠銷霣離中陰坎陽復来隨純剛號為乾潛躍契道符鬱羅蕭臺中服霞漱雲腴閲歴無窮年永共溟涬俱

考火記三

昴爐乾坤樞匡郭水火魂戊已居土官一氣中夜存火候十二時暮蒙復朝屯專氣而致柔綿綿日相因刑德務並進文武須錯陳薫蒸洽太和天機盎神津三元與五氣一一返其根後天不能彫長為萬象尊

稽曲徵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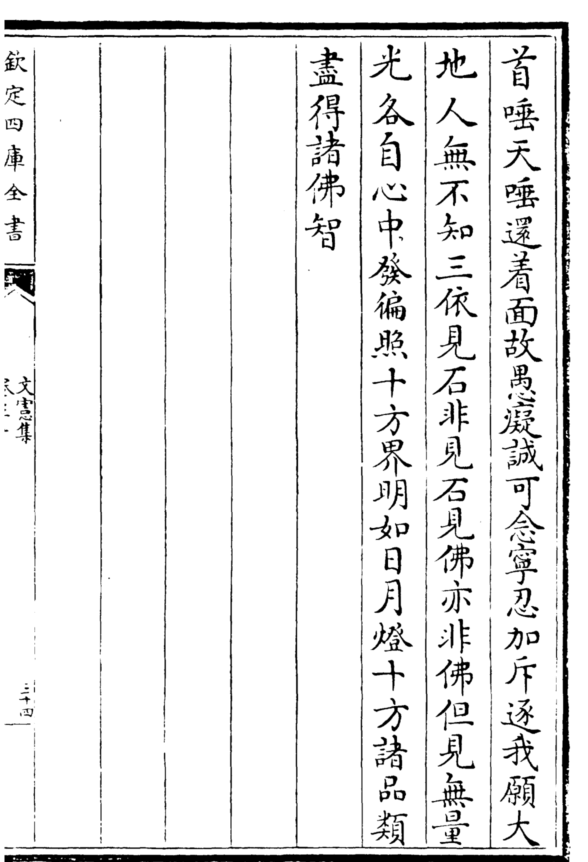
三千六百門盡墮魑魅場雌雄鑄為劍日月吸光晶尾閭閉玄液九昂運女英三遜及五假八石巧煎烹如此之舉措難可一二名陰魔奪人命遺屍莽縱横寒颸動羅酆時有鬼嘯聲方知涉有為不可學長生

觀音石賛有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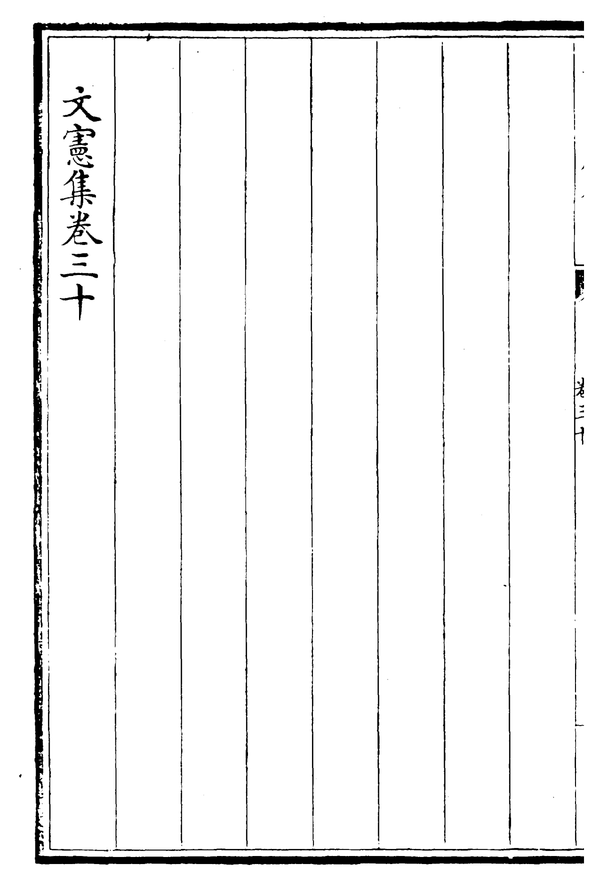
虎林翁君祥卿得圓石一大可五六寸上現圓通大士妙嚴寶相坐寶蓮華善財童子合爪侍側盖大士住不

可思議解脫門能以神變作諸佛事攝受衆生大則示
化真身於陀怛洛迦山小則寄影像於一木一石不假
人為自然天造無非自慈愍中發現祥卿因請瀌作賛
以顯神功以示闡提生我慢者賛曰
玄黄既肇分白石即受質斯時未有佛云何能應現千
刼皆佛化難以時節拘刼初與刼終常居寂光土石本
無情物其頑無與等初無感通者云何佛示像微塵刹
土中塵塵皆是佛有情與無情本来同一體諸佛亦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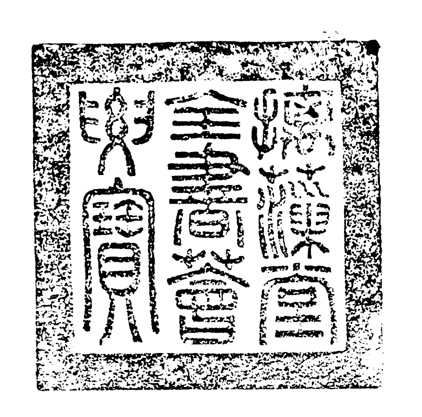
數動曰那由他云何圓通佛獨此示神變圓通於支那
夙有大因緣所以不會捨如母之憶子如来談諸相皆
是虛妄集云何自着相咼以釋迷網田相以悟性正如
指指月見月指則忘寧有繫執故以此四者觀唯知佛
願弘聖凡盡融攝調御菩提心假石顯云異超出思慮
表既非圖繪力又匪鐫勒功幻成妙嚴相七寶作瓔珞
瞑目結跏坐正以慈愍故用譬闡提者徒爾增我慢當
知神通力乃復有斯事始悔未見時口出不净語如仰



首啞天啞還着面故愚癡誠可念寧忍加斥逐我願大地人無不知三依見石非見石見佛亦非佛但見無量光各自心中發徧照十方界明如日月燈十方諸品類盡得諸佛智



文憲集卷三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助教臣金學詩

謄録監生臣馮　堪